



少林寺传奇之四

少林寺传奇之四

少林寺传奇之四



歧路徘徊

少帅传奇之四

李政



我最爱连环画 扫描制作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【内容简介】

《少帅传奇》艺术地再现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在“皇姑屯炸车案”前后，明辨局势，力排纷纭，维护了民族的统一与尊严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。全书共分五册，《歧路徘徊》是第四册。

自大帅被害后，谁来继当总司令？杨宇霆恐大权落在张学良手里，便与常荫槐阴谋制定了一个篡位夺权的计划，他们首先抬出吉林省督军张作相，与张学良抗衡。张作相德高望重，但能力有限。杨宇霆深深知道，张作相若是当了总司令，大权慢慢就会落在自己手里。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，最后，还是张学良当了总司令。当年只有二十八岁的张学良，执掌了东三省最高权力。日本和南京政府向他施展攻势，软硬兼施，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。歧路徘徊，何去何从？在种种事实面前，张学良以大局为重，撕毁了日本的有条件的贷款文件，投向了南京政府。

（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）

伍仁 封面设计



1 一列开往奉天的客车，正在北宁路上疾驰。坐在包厢里的杨宇霆，心事重重，思绪万千：自大帅遇害后，谁来继当总司令？各方都在争夺角逐。他惟恐大权旁落，借参加大帅葬礼之机，匆忙地从滦州前线赶回来了。



2 他的密友常荫槐，是北宁铁路局局长，见杨宇霆一愁莫展，便安慰他说：“临阁兄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东北保安总司令一职，非君莫属，我已勾连好一把子人，三省会议上你就瞧好吧！”说完举起酒杯：“干！”



3 杨宇霆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别为我花大头钱了，回去我就告老还乡！”常荫槐突地放下酒杯，狠狠地说：“什么？告老还乡，告诉你，东北王的宝座，说啥也不能让给小六子（指张学良）！”



4 杨宇霆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少壮派都拥护他，大帅的老哥们也会投他的票，子继父业嘛！”常荫槐一听，心不服气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咱们大势已去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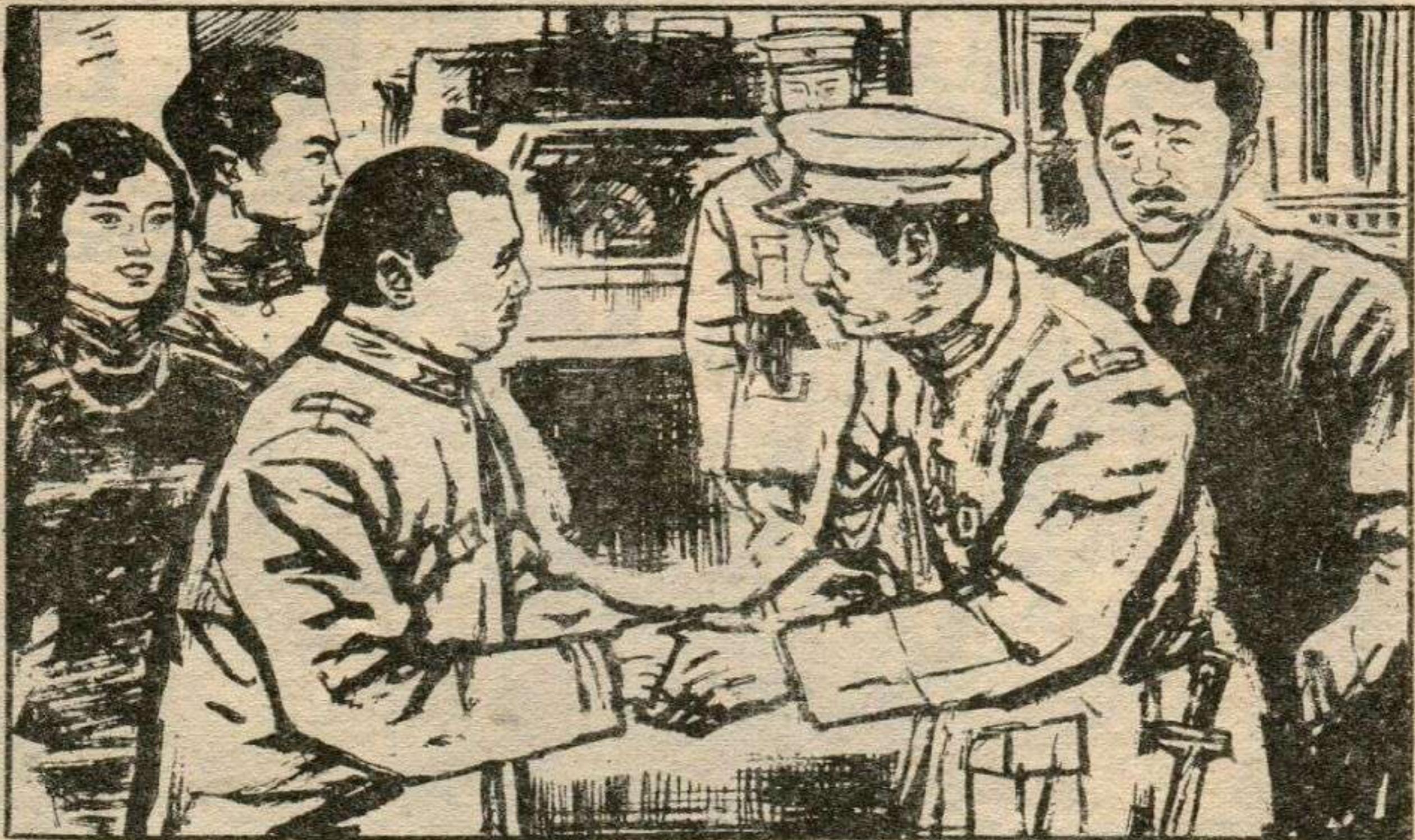
5 “不！”杨宇霆霍地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“我们可以给他来个李代桃僵！”常荫槐似懂非懂地问道：“可是，找人顶替，除了你谁还能争得过他？”杨宇霆冷冷一笑，然后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张，作，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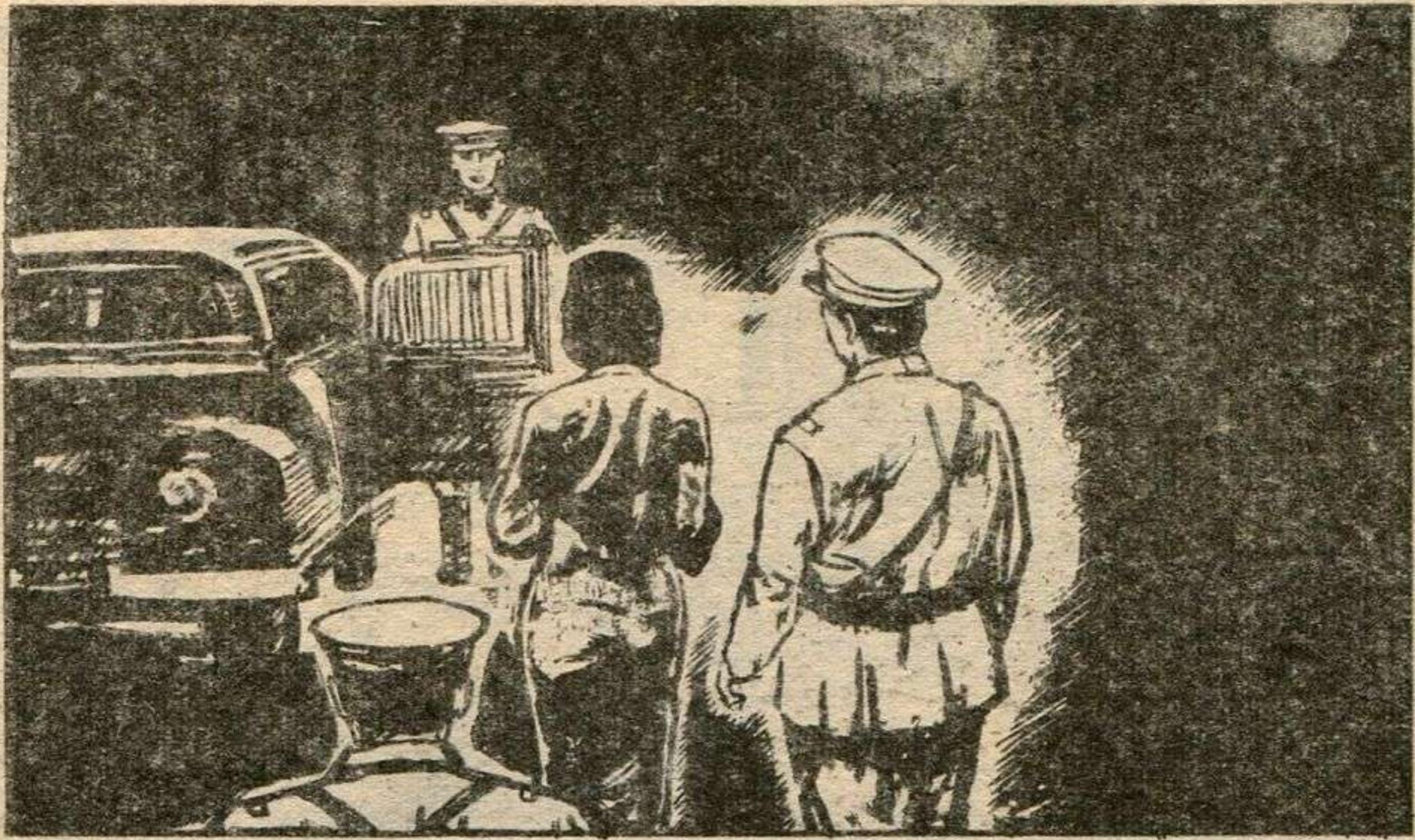
6 杨宇霆素知身为吉林省督军、大帅的拜把弟兄张作相，虽然为人憨厚、德高望重，但能力有限，便进一步说：“先把他抬出来当总司令，与张学良抗衡；再说张学良也不会与老辈争。日后不久，大权就会落到我们手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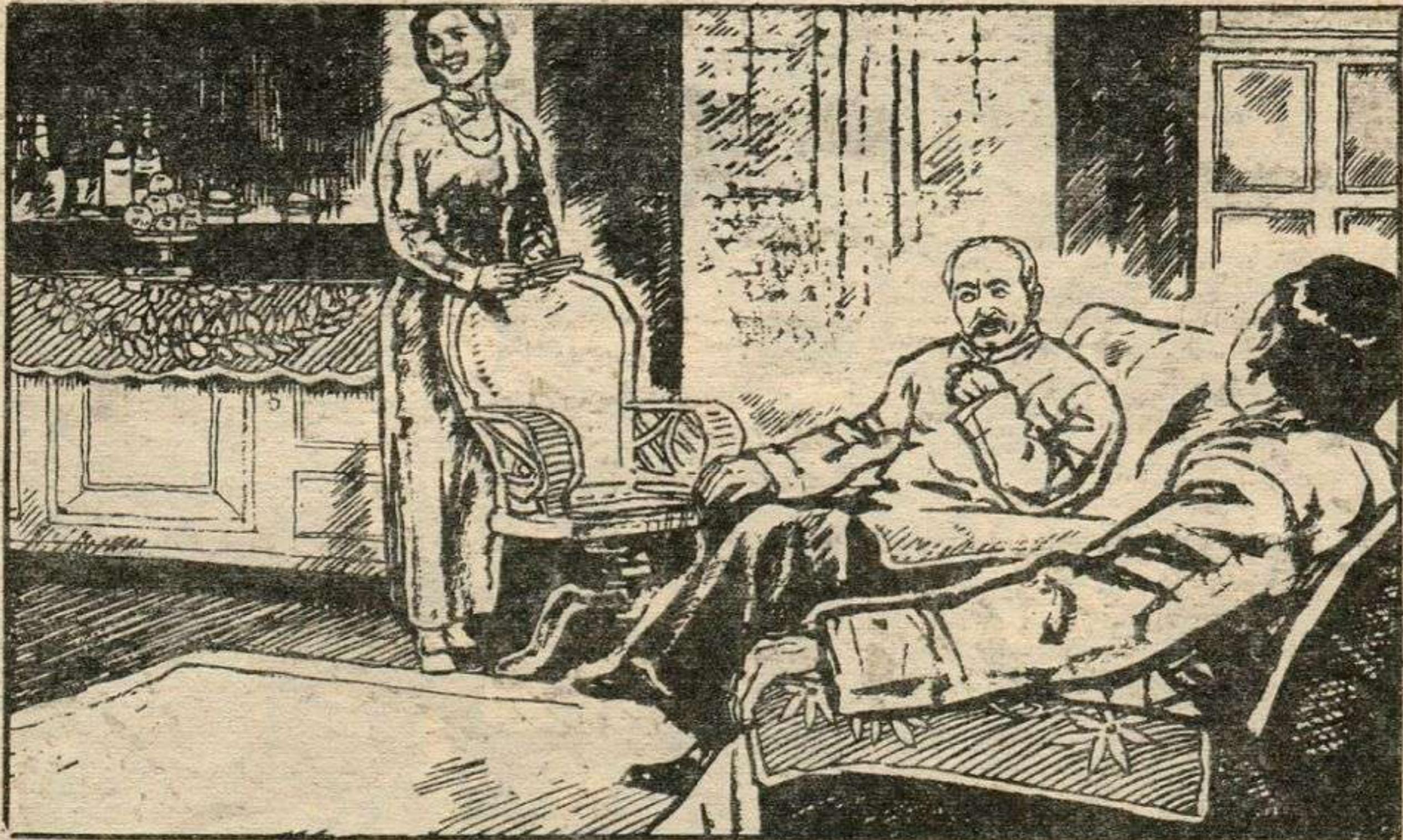
7 火车终于到了终点站——奉天。杨、常刚下车就被前来迎接他的人包围了。杨宇霆见来接的人中，除张学良、方世靖、谢倩怡等人外，还有日本关东军的河野，心里得意万分。他受宠若惊地赶忙奔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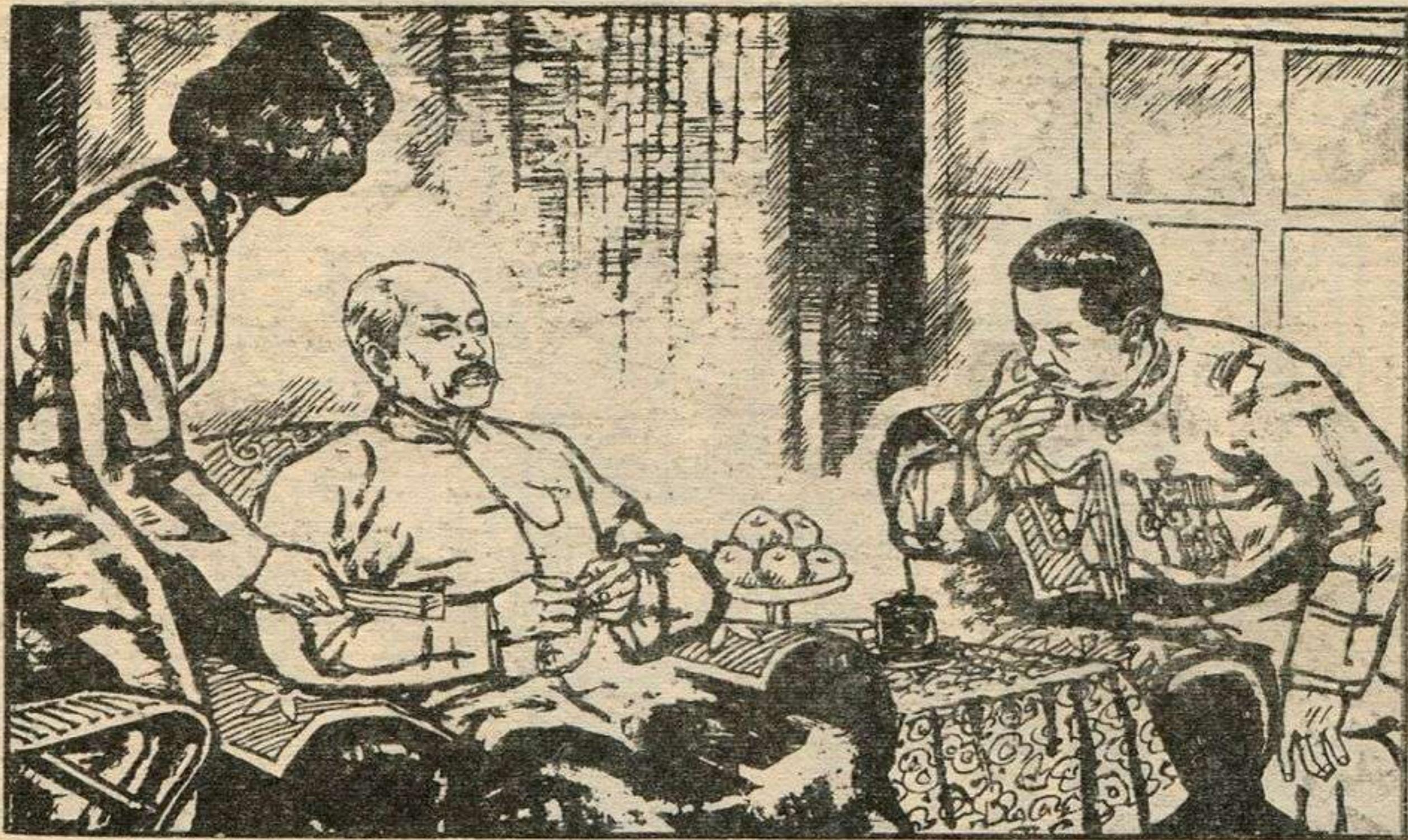
8 杨宇霆握住河野的手，表示感谢。河野来迎，一是出于礼节，二是观察虚实。虽然，谁当东北总司令，日本内阁的意思是听其自然；而河野之流却认为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，主张拥护杨宇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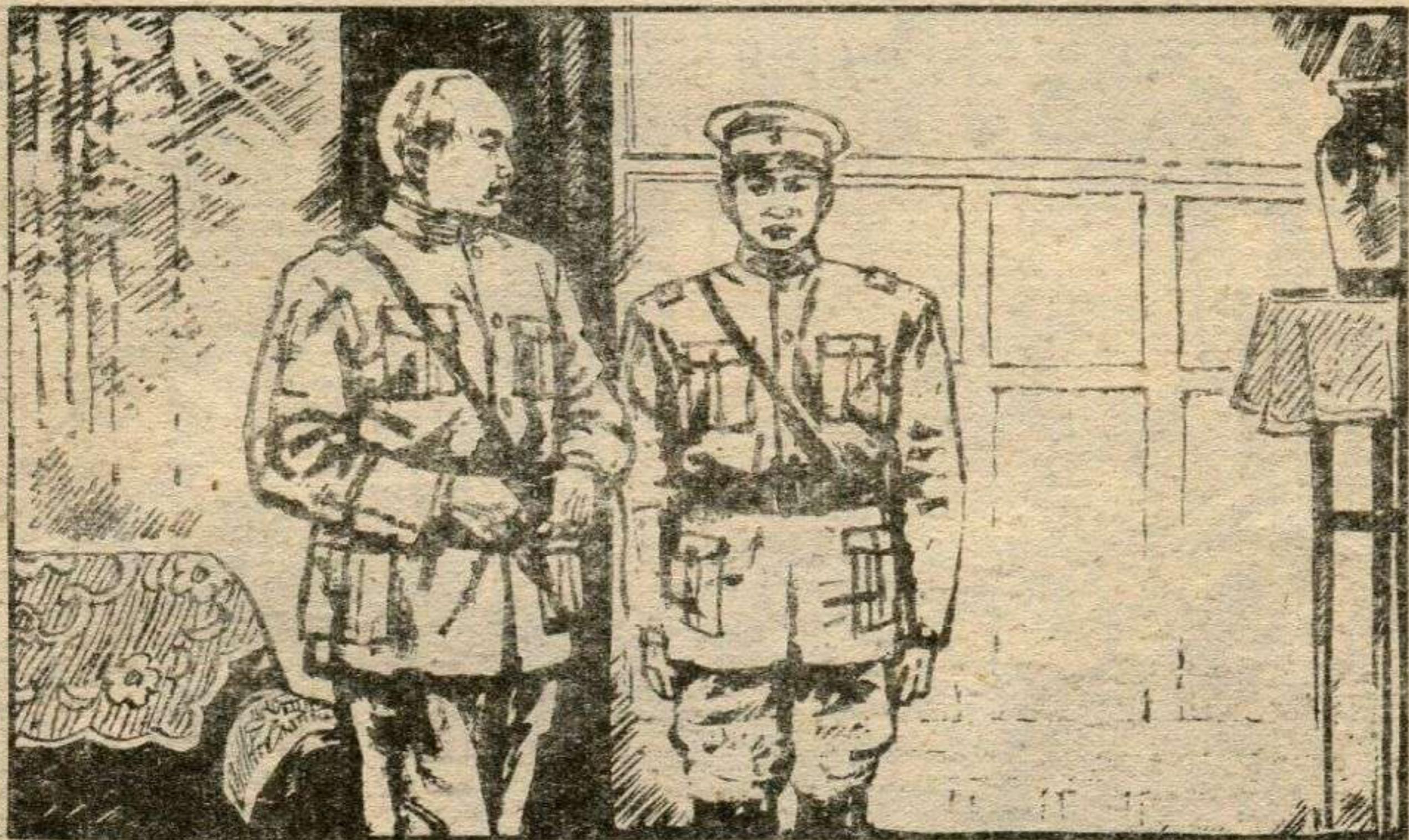
9 杨宇霆与众人分手后，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。旅途的疲劳，并没影响他的兴奋情绪，他命副官去备车，马上要去张作相的公馆。谢倩怡问明情况，心里也十分高兴，表示愿与他同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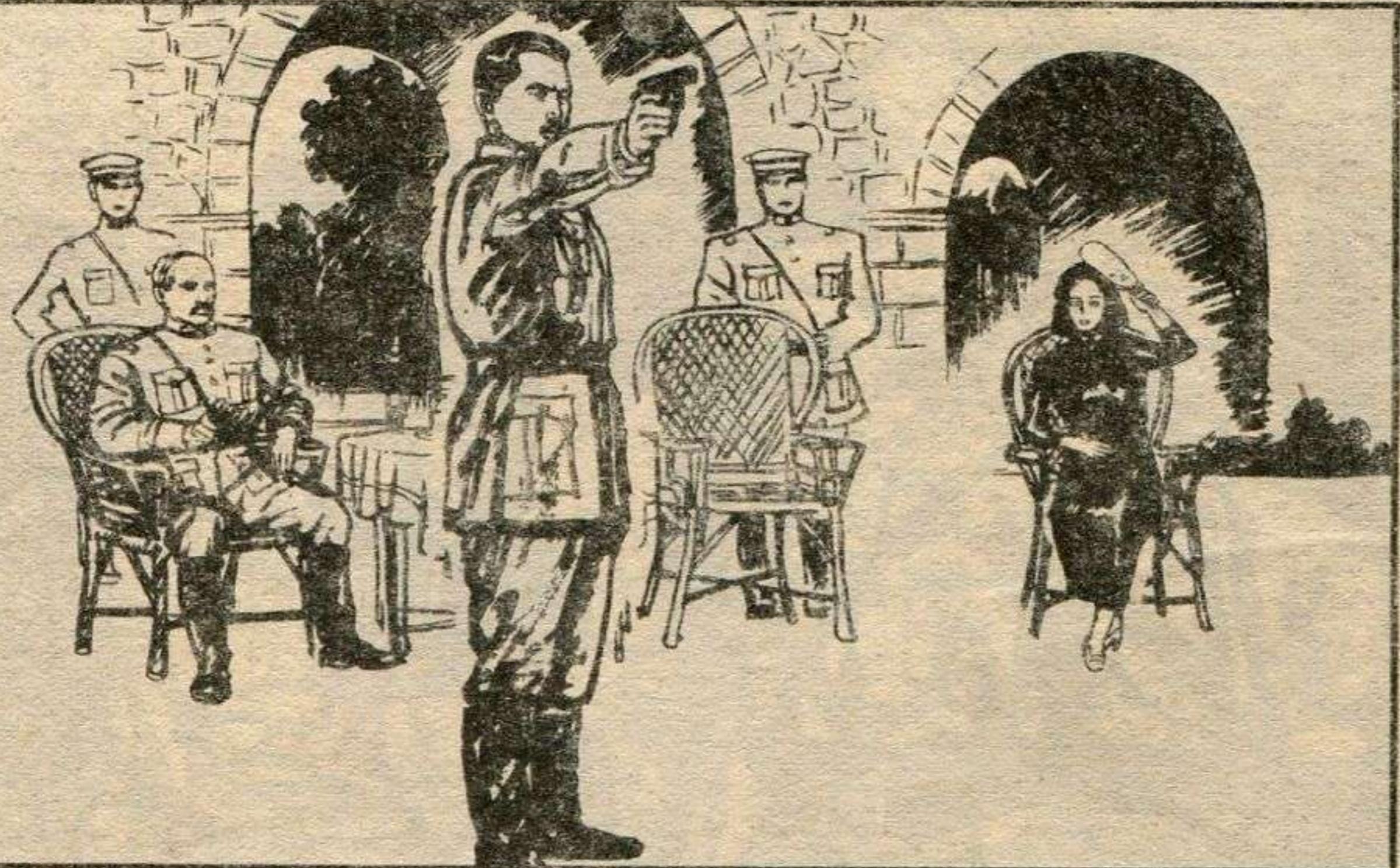
10 杨宇霆一见张作相，便巧舌如簧地劝说：“我这次匆忙回来，就怕大权旁落，东三省非辅帅出来主持不可，您就别推辞了！”谢倩怡也在帮腔：“可不，就凭这番诚意，你也不能叫我们失望！”



11 “我当总司令，那学良他……”杨宇霆看他尚在犹豫，不等说完，便假惺惺地说：“等汉卿羽翼丰满之后，我们再把他扶上去。你总得帮他维持一段，不的，我们怎能对得起死去的大帅呀！”说完，故意挤出几滴眼泪。



12 直到张作相表示愿意“考虑考虑”之后，他俩才告辞而去。张作相又吩咐副官，请张学良来府打靶，并说有要事相商。



13 “砰，砰，砰”张作相中二十环，比张学良少八环，因而高兴地说：“又是你领先了。”张学良谦虚地说：“分明是辅帅让的。”张作相正色道：“我可没让的习惯，不中就不中，老眼昏花了，看来这总司令还得你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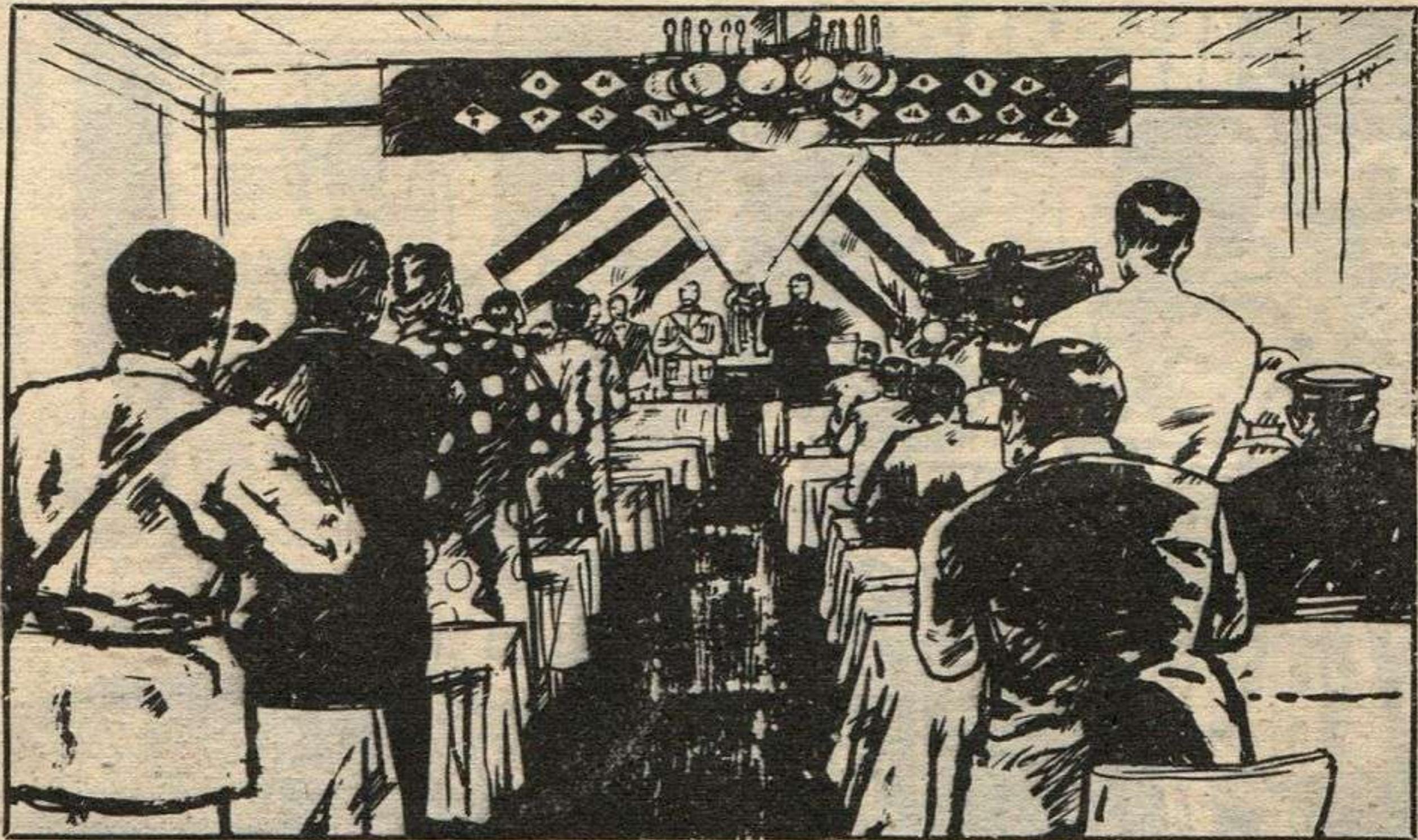
14 张学良何尝不想当总司令！他对杨、常的阴谋活动，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想到日本正秣马厉兵，枕戈以待，盼望东三省发生内乱，乘机出兵干涉，所以一直不敢妄动。如今听张作相一说，忙说：“辅帅众望所归，还是辅帅干吧！”



15 张作相确实想让张学良当总司令,可张学良一再谦让,张作相只好又说:“考虑考虑吧!”



16 不久，东三省议会联合选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会开幕了。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唱票的场面，本来充满议论、谈笑之声的小礼堂，这时不管是三省议员还是三省军政要人都鸦雀无声，只听得“张作相，张学良”的轮番唱票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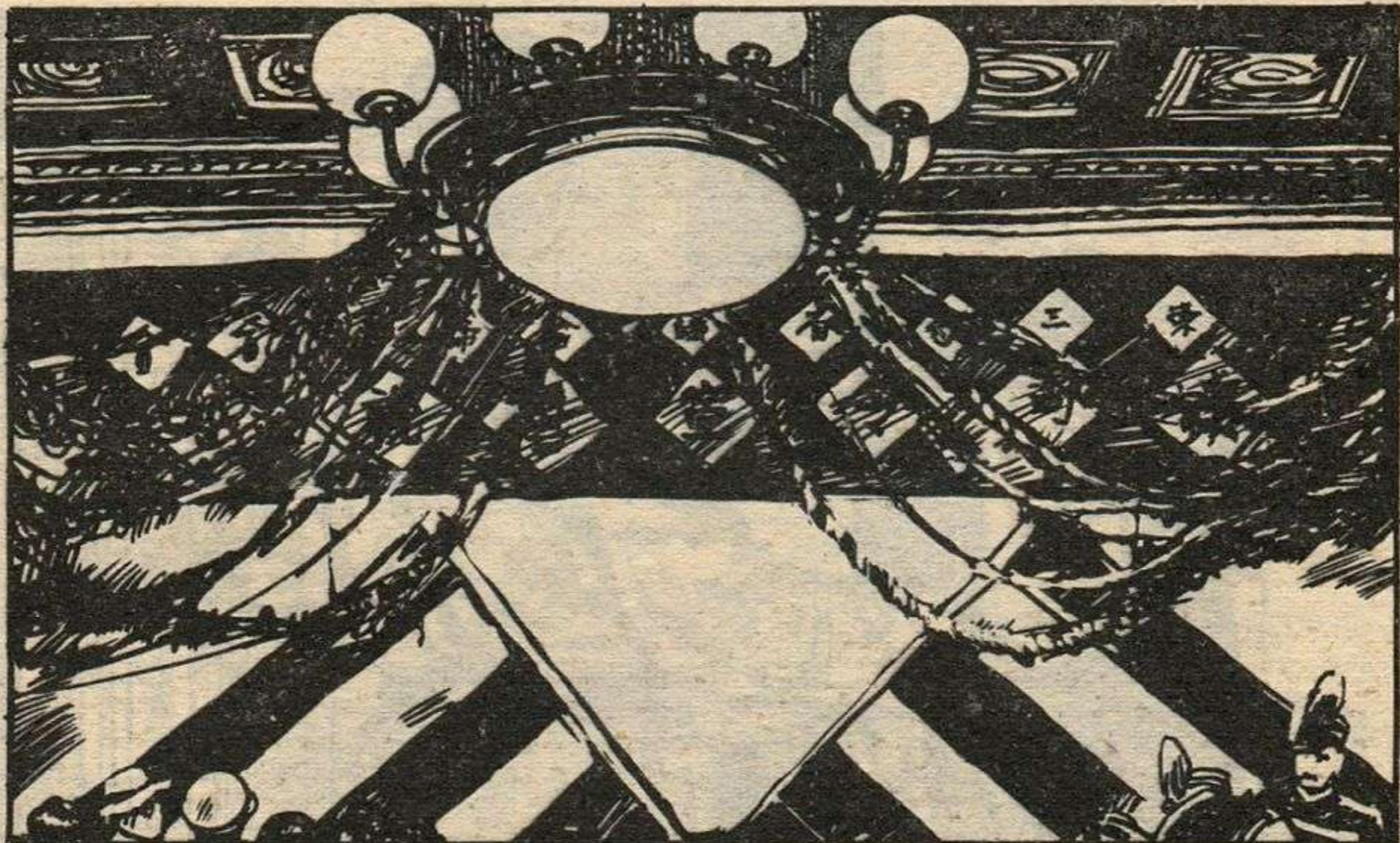
17 当宣布选举结果“张作相为东三省总司令”的时候，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尤其杨宇霆和常荫槐，更是高兴；张学良虽然也是高兴，但鼓掌却不太热烈；心情最沉重的还是张学良手下的方世靖和薛医官，以及记者黄蕙等爱国人士。



18 杨宇霆见第一步已成功，又匆忙地给张作相送来了就职仪式时穿的礼服。张作相望着礼服，不胜感楚，他话中有话地说：“临阁，论威望我不如大帅，论才干我不如你，往后我的话……”



19 杨宇霆听到此处，霍地来个立正：“辅帅的话就是命令，宇霆定做服从的模范！”张作相点了点头：“好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

20 总司令就职这天，张学良、杨宇霆、常荫槐，还有三省议员、军政要人等都来了，甚至连日本人斋藤和林久也来祝贺。整个小礼堂布置得富丽堂皇，会场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

21 人们都到齐了，就是不见张作相的到来。忽然丁副官喊道：“总司令到！立正，奏乐！”霎时乐声大作。可是，出现在门口的张作相，不是身穿礼服，而是头带孝帽，腰束孝带，大家都被他这身装束惊呆了。



22 乐声戛然停止，大家屏住呼吸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张作相走上讲台，向大家拜了几拜说：“众位，多谢大伙抬举，作相担当总司令实不胜任。今天我是来辞行的，家母谢世，回乡守孝，总司令一职恕不从命了。”



23 张作相从随从手中接过礼服，把张学良唤至跟前，庄重而严肃地说：“汉卿，这副担子需要你来担。”



24 张学良刚要说什么，张作相立刻转向大家：“我推举张学良任总司令！”全场立即掌声雷动。这一来，可气坏了杨、常二人。常荫槐要上前争辩，被杨宇霆一把抓住。杨宇霆气得咬紧嘴唇，眼里透出凶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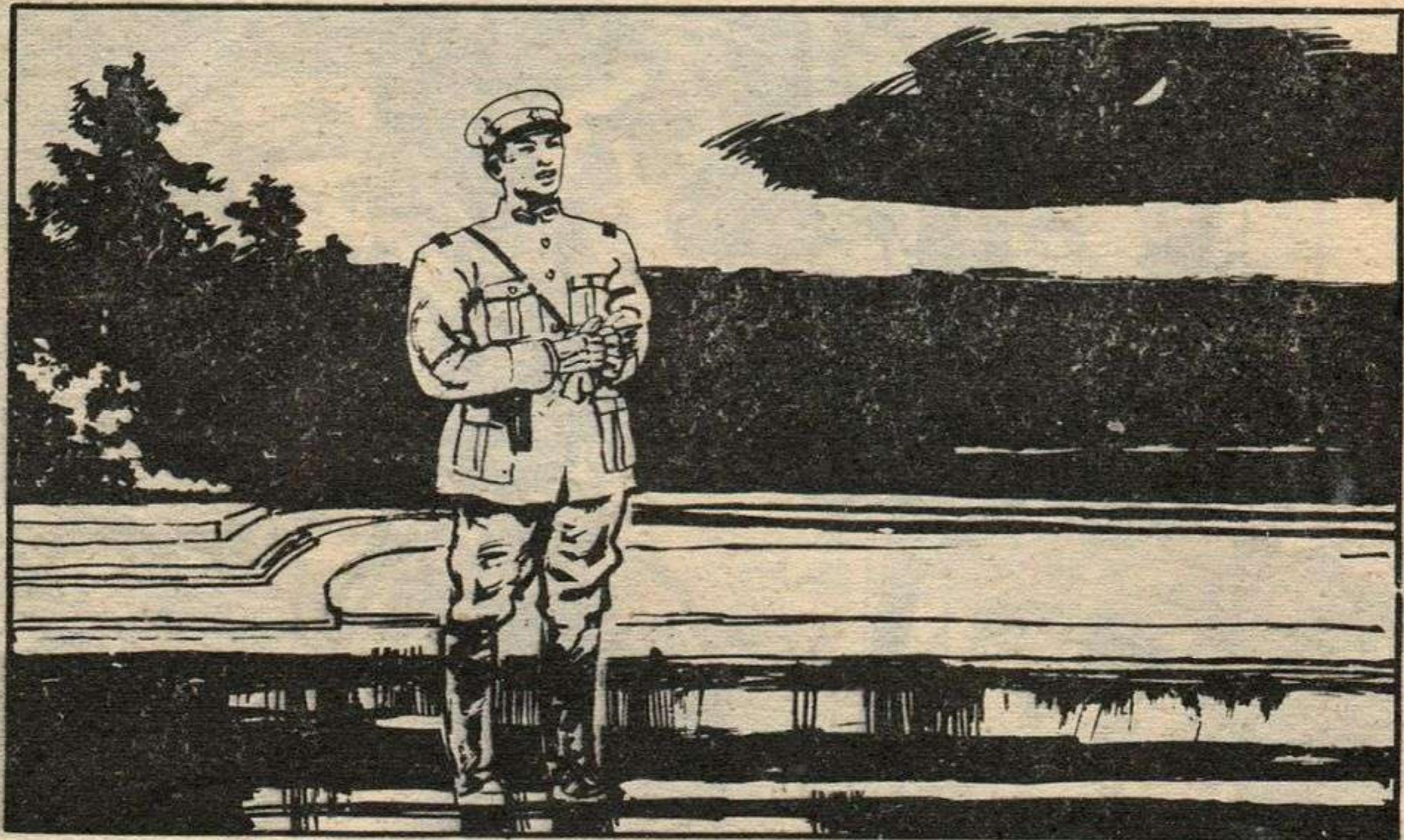
25 张学良感谢大家的拥戴，频频致意。就这样，当年只有二十八岁的张学良，执掌了东三省最高权力。紧跟而来的是日本人和南京政府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，向他施展了攻势。



26 张学良荣升总司令，特意在帅府举办了庆祝晚会。作为帅府明珠的后花园，它象少女一样被精心打扮起来，本来曲径通幽、秀色夺人的后花园，如今更加使人流连忘返。



27 于凤至、方世靖、赵媞和张占魁，他们一扫丧仪期间的悲痛和压抑，怀着喜悦的心情，来迎接前来贺喜的那些军政要员、达官士绅、商会首领、新闻记者等，一片应酬之声不绝于耳。



28 整个帅府高朋满座，贵宾如云。眼看招待会就要开始了，薛医官见他的未婚妻黄蕙还没到来，急得抓耳挠腮。他来到府外的马路口上，焦急地向远方张望，可是连个影儿也没有。



29 薛医官正焦急，忽有一辆马车疾驰到他的跟前。他见黄蕙跳下车来，急忙问道：“怎么才来，招待会就要开始了。”黄蕙似有歉意地说：“秉谦，我还有个会要去参加，这就免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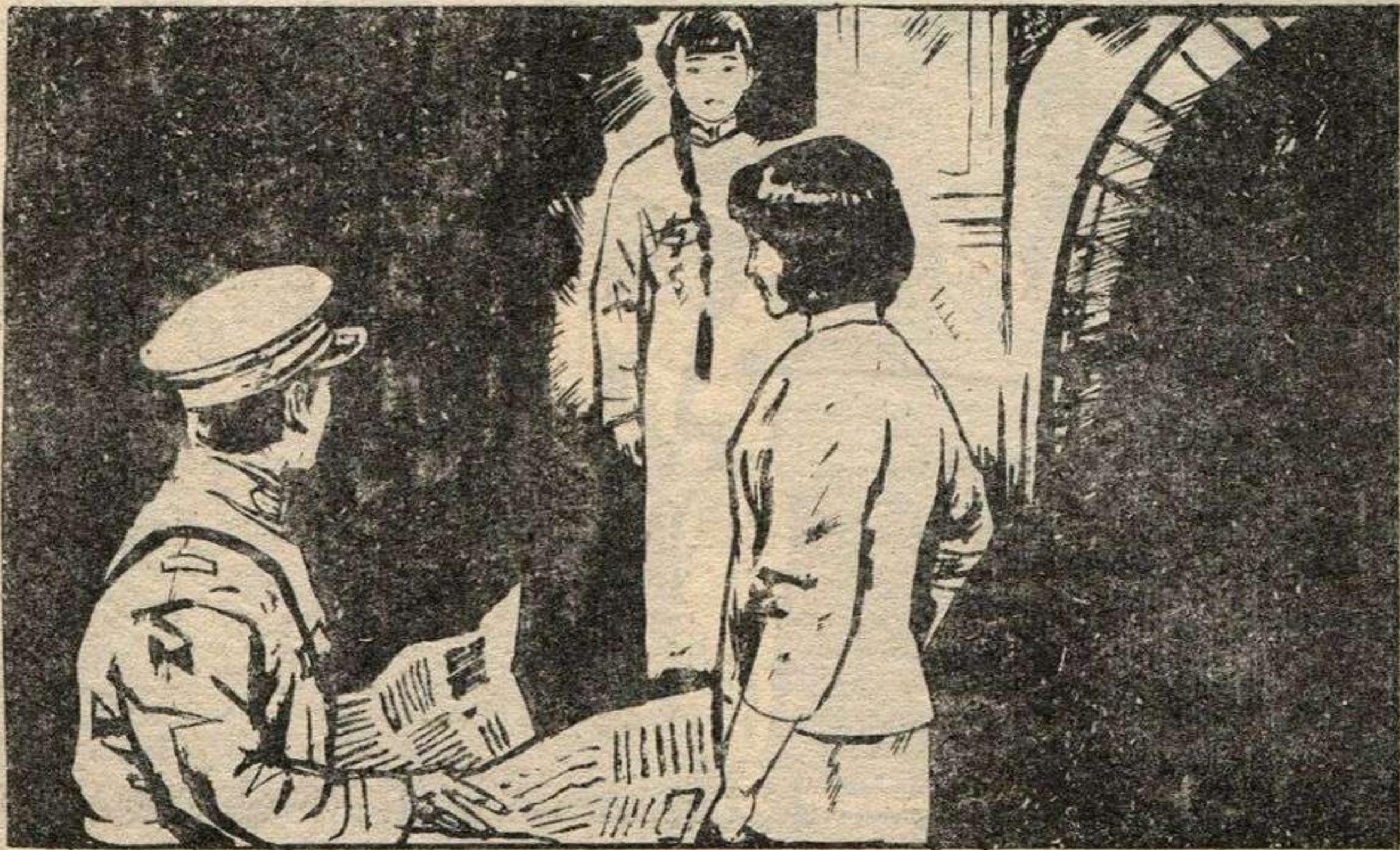
30 薛医官说：“你不来，汉卿和凤至会不高兴的。”黄蕙微微一笑：“我来，少帅也未必高兴！”薛医官忙解释说：“谁说的，自你上次对他一番慷慨陈辞，他可器重你了呢！常对我说，秉谦找个现代班昭、蔡文姬！”



31 黄蕙一往深情地说：“现在该说你找了个惹祸精了。”薛医官见她话中有话，忙问出了啥事？黄蕙拿出一张报纸，递给薛医官，说：“看看吧，我的那篇‘皇姑屯疑案’见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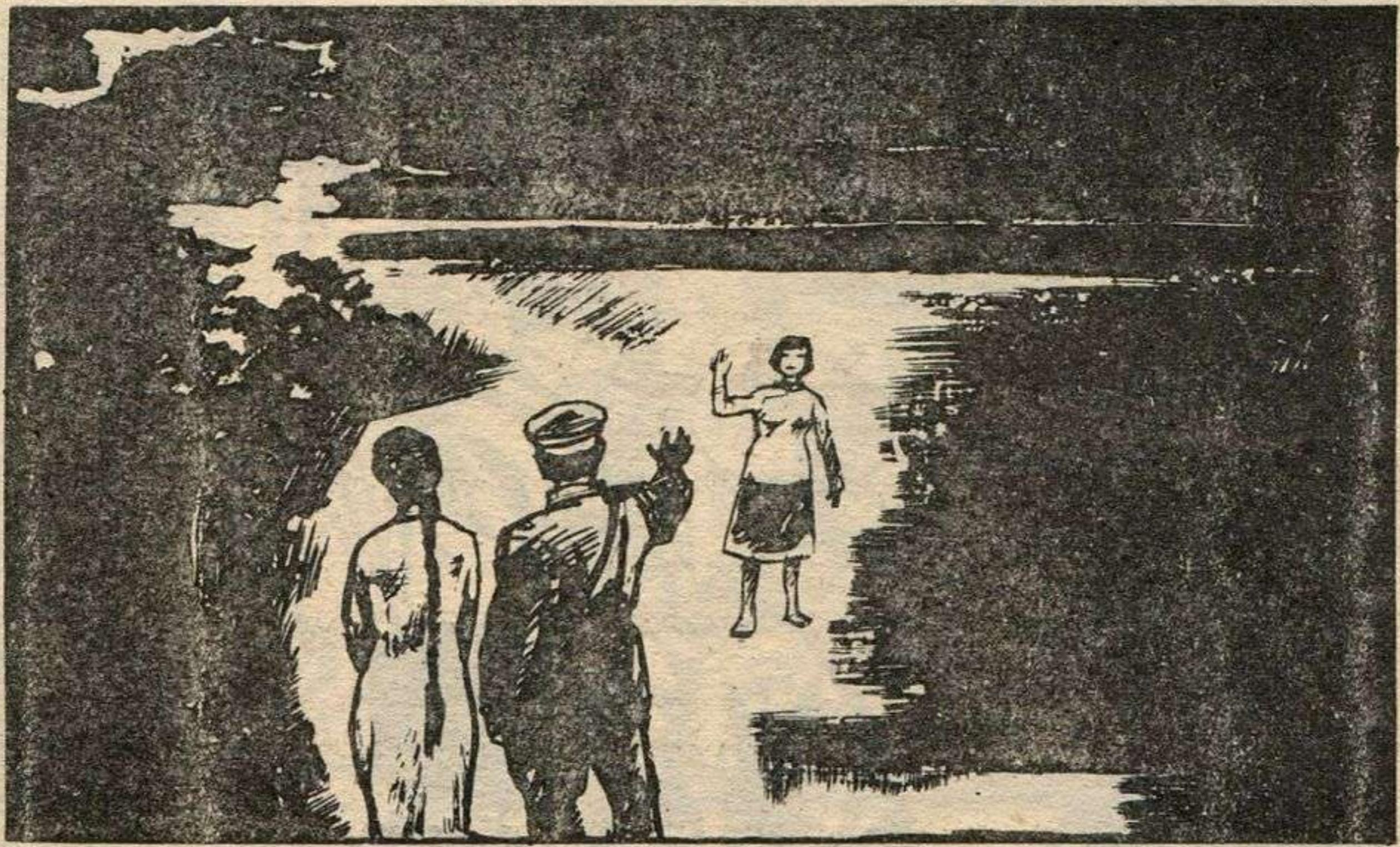
32 薛医官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下报纸，说：“这正好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吗！”黄蕙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：“目前看来，他现在大概不想说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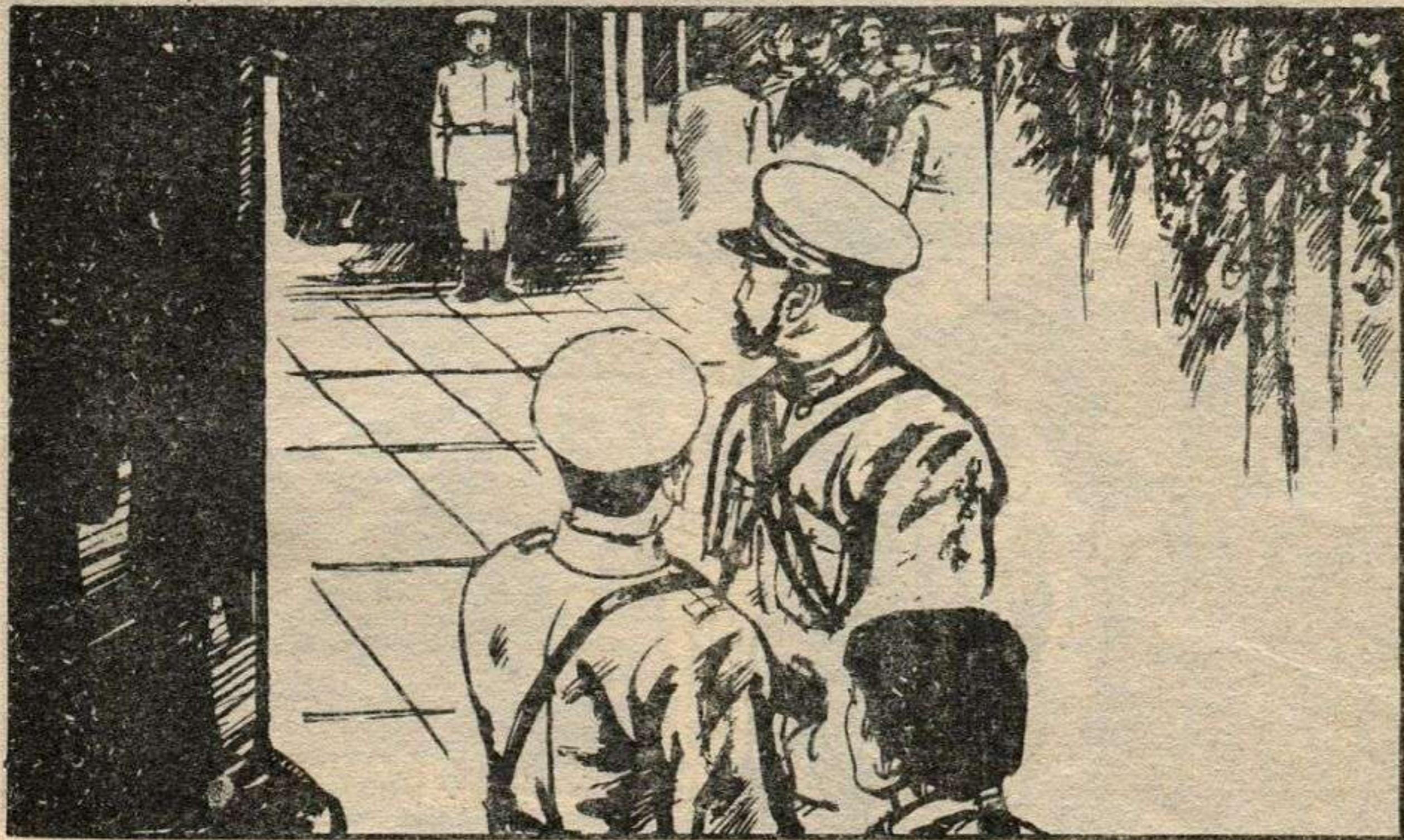
33 他俩心中明白，张学良正处在歧路徘徊，日本和南京，都对他软硬兼施，何去何从，张学良举棋不定，因而对双方都是若即若离。黄蕙的一番话，薛医官深有体会，便问：“那么，黑姑娘来了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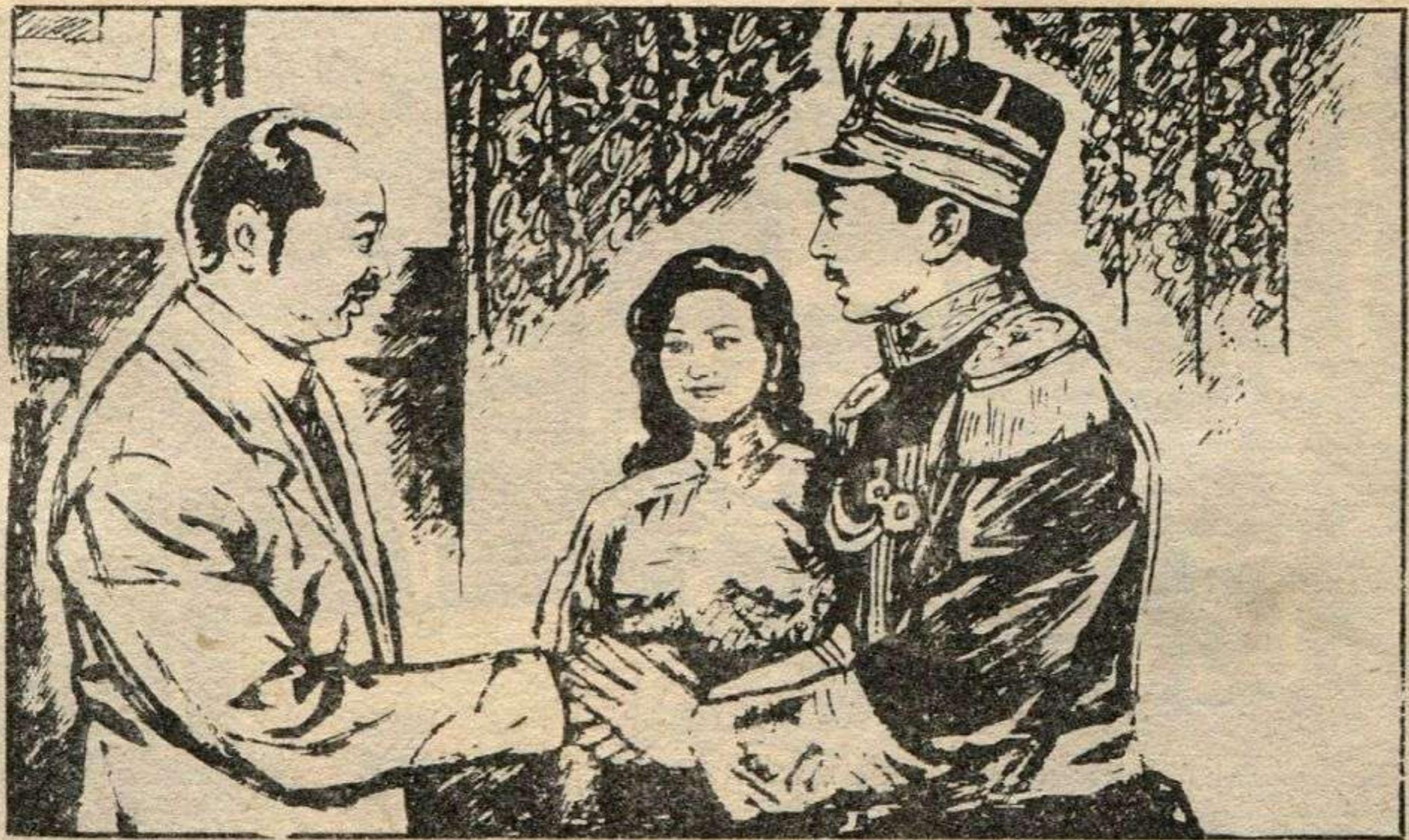
34 “来了！”黄蕙把一位端庄秀丽的青年妇女引下车，向薛医官做了介绍，“这就是艺人黑姑娘！”薛医官见她面容苍白，略含忧伤的双眼，心里不禁一阵难过，连忙向她问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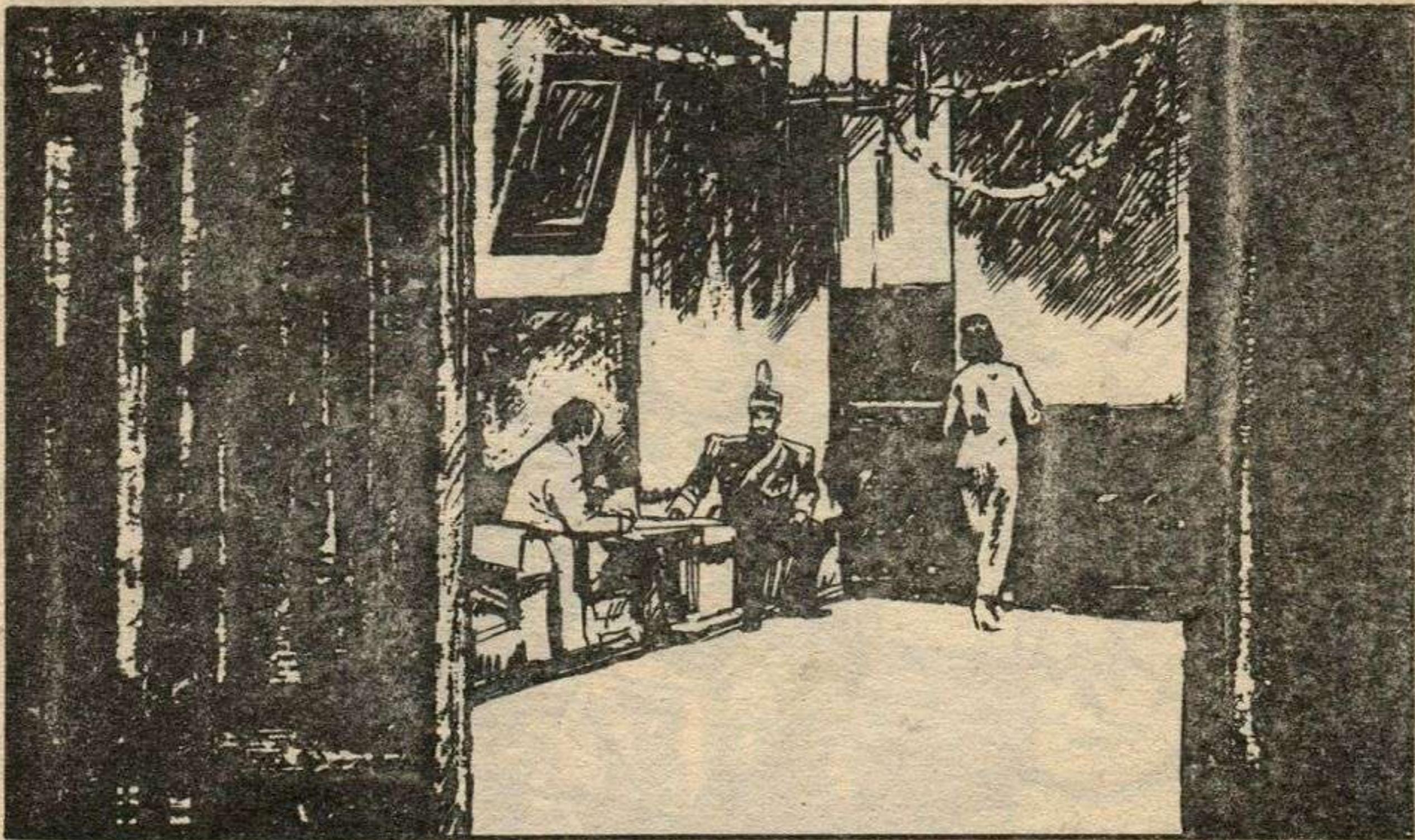
35 黄蕙要去铁路宿舍参加一个工人座谈会，临走时，特嘱咐薛医官，把艺人黑姑娘带进府后，一定要照顾好。薛医官说：“放心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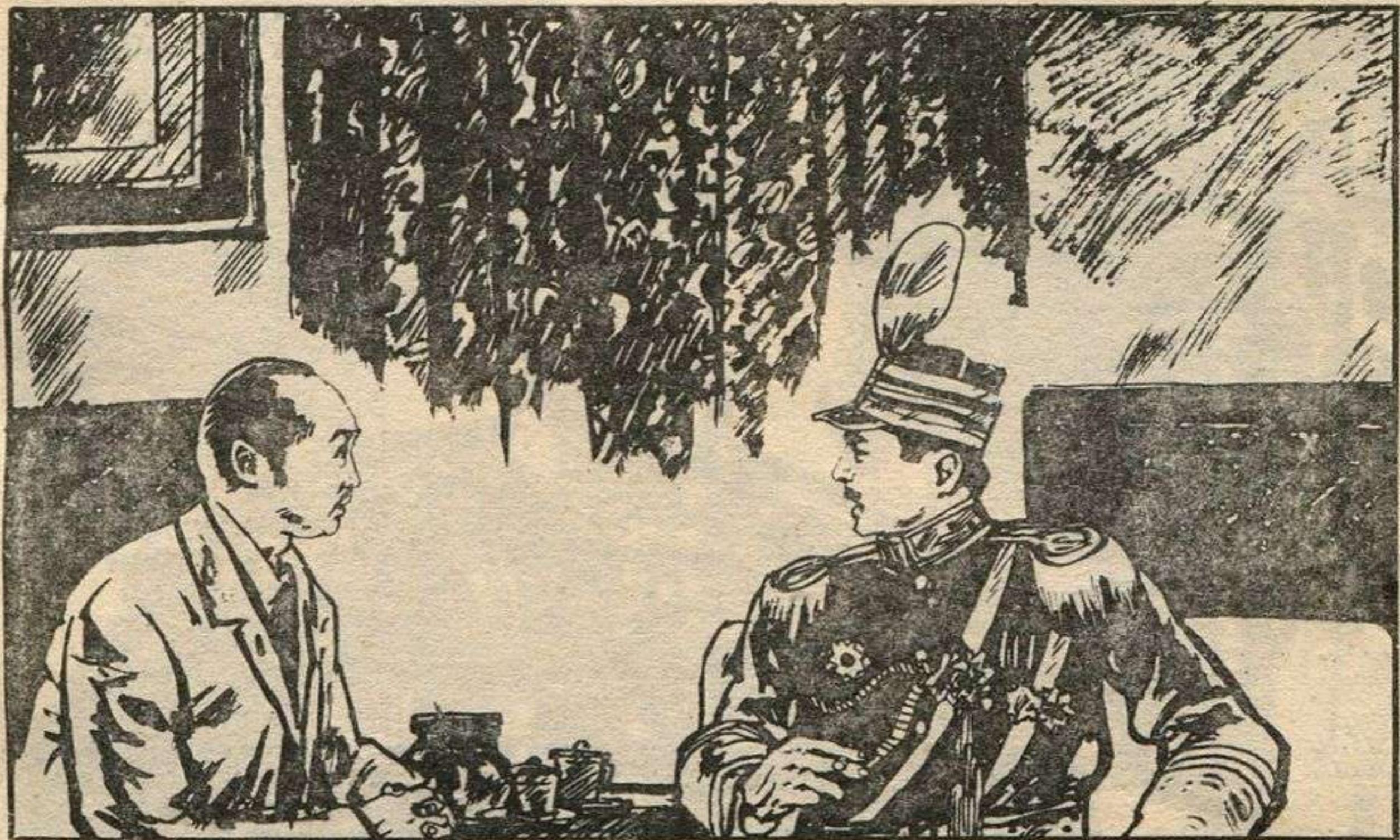
36 薛医官领着黑姑娘进府后，找到了张占魁，要他好好地招待一下，张占魁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，可就在这时，外面接待贵宾的听差喊道：“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先生到……”



37 张学良疾步走出大厅时，林久治郎已到了厅前。他见张学良胸前佩带的日本政府送给他的旭日勋章，心里着实高兴，他用中国话说：“张总司令，恭喜，恭喜！”张学良也连忙表示感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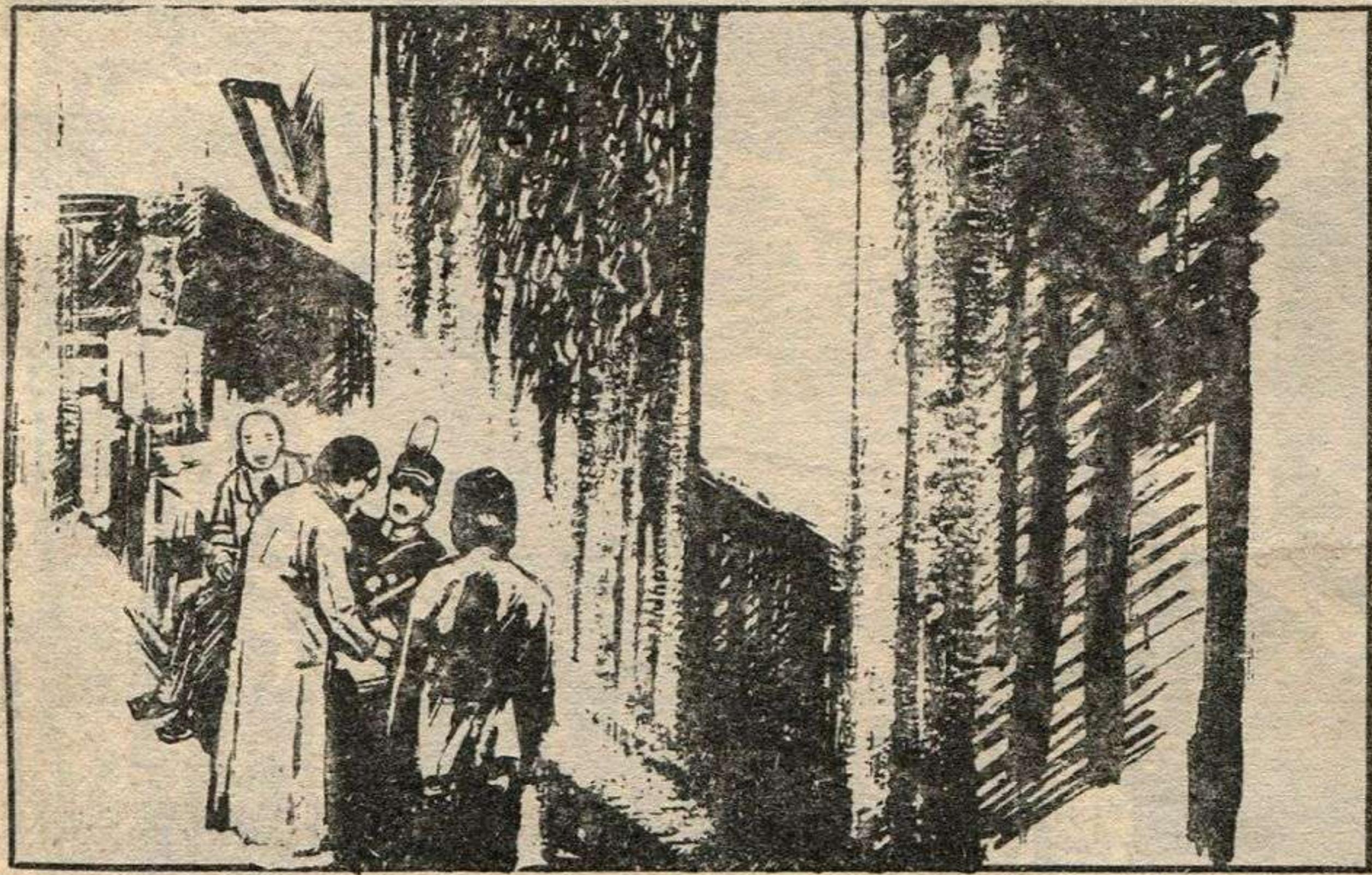
38 林久治郎显出亲热的样子，说：“张总司令，鄙人此次回国，蒙天皇陛下召见，他说满洲地大物博，面积超过日本，而将军不到而立之年就治理如此广大的国土，实是旷世之才！”张学良忙说：“啊！天皇陛下过奖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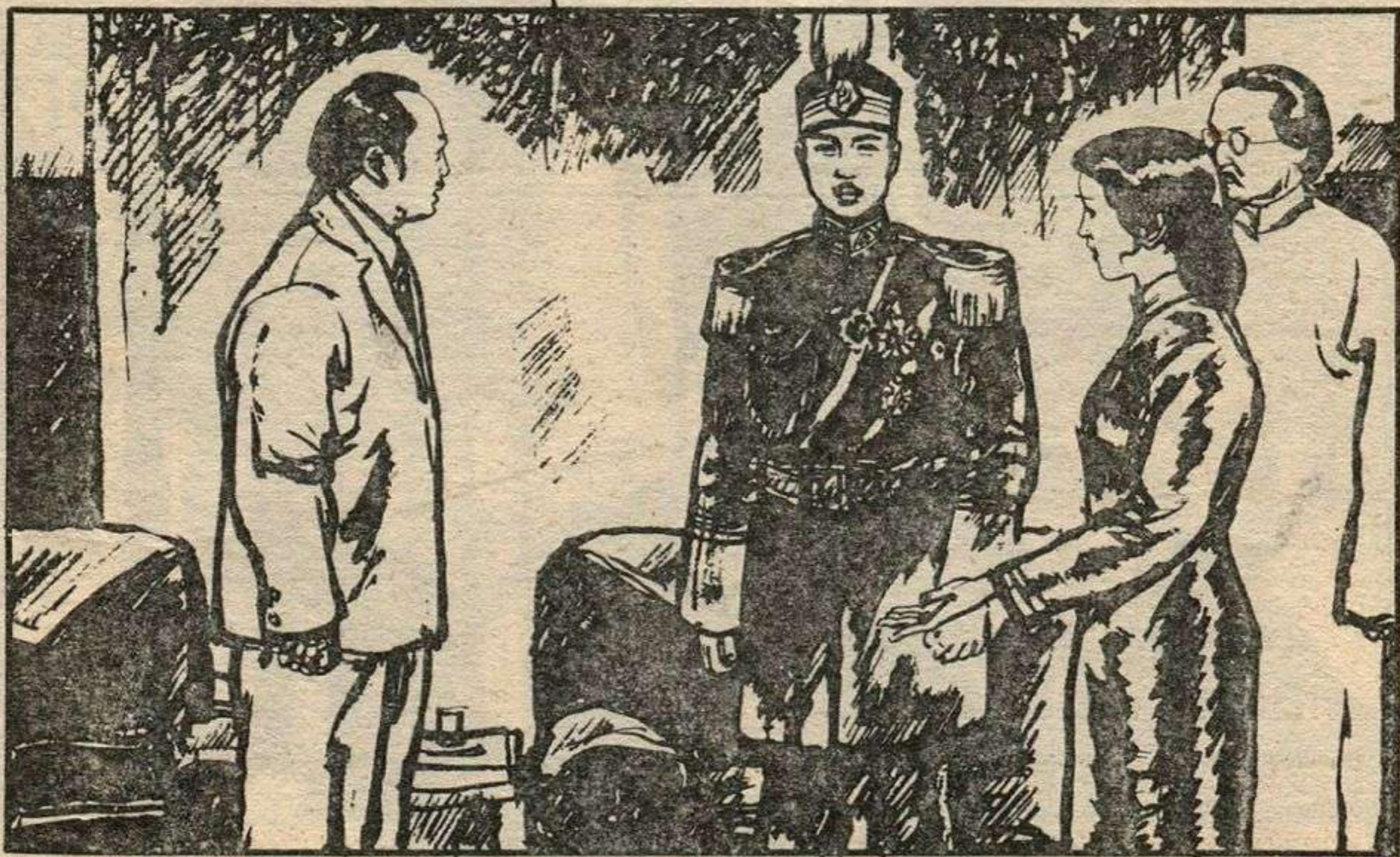
39 林久治郎见张学良面有得意之色，又进一步引诱说：“总司令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田中首相让我转告您：关于‘满蒙悬案’可缓一缓再说。另外为了支持您的事业 我国准备提供六千万元贷款，帮您整理财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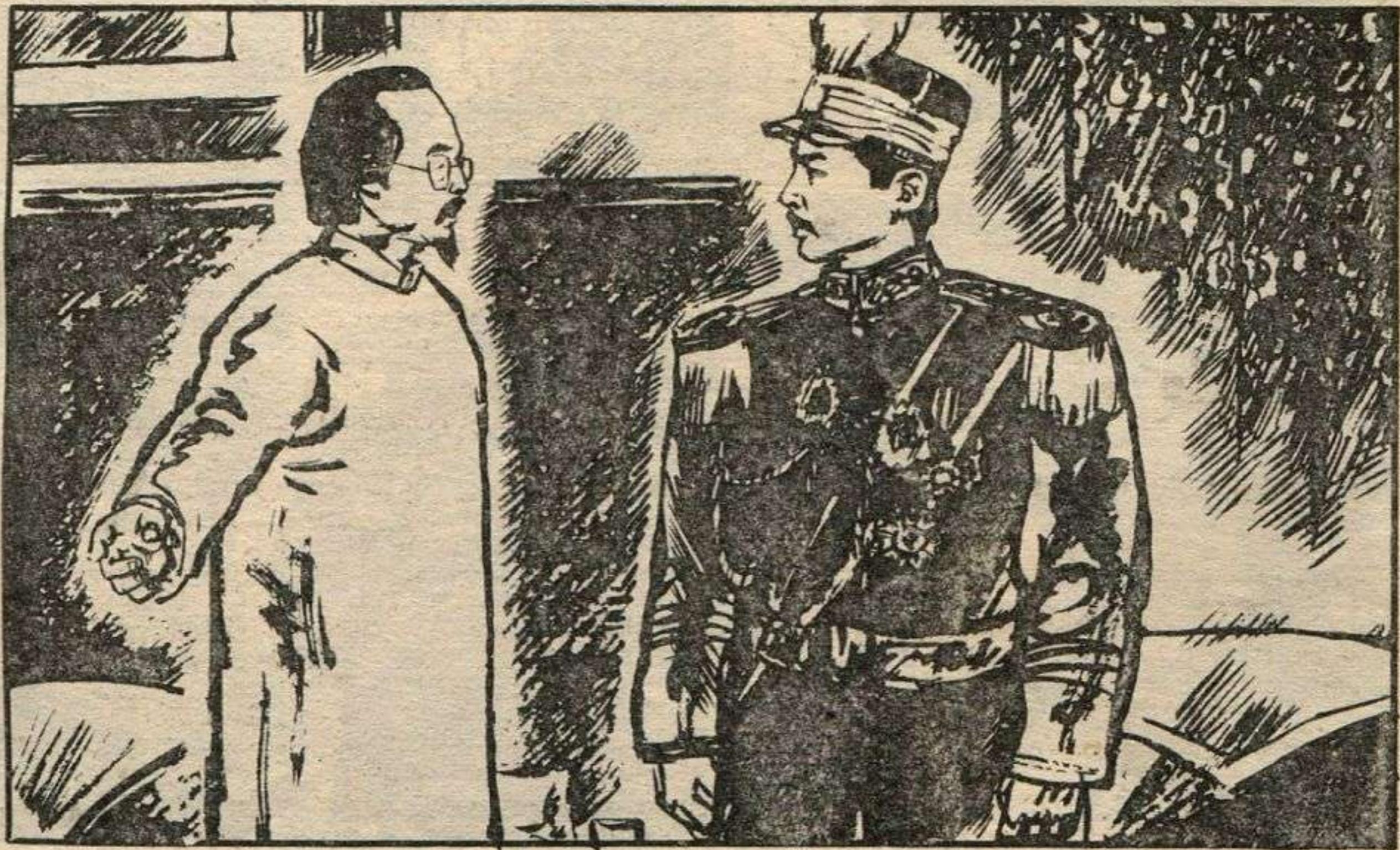
40 这一番话，使得张学良分外高兴。一直感到棘手的“满蒙悬案”，如今日本主动提出缓一缓，这本来即使张学良有如释重负之感，加上又贷款六千万元，这怎能不使他喜出望外！他喊来听差，要与林久治郎干一杯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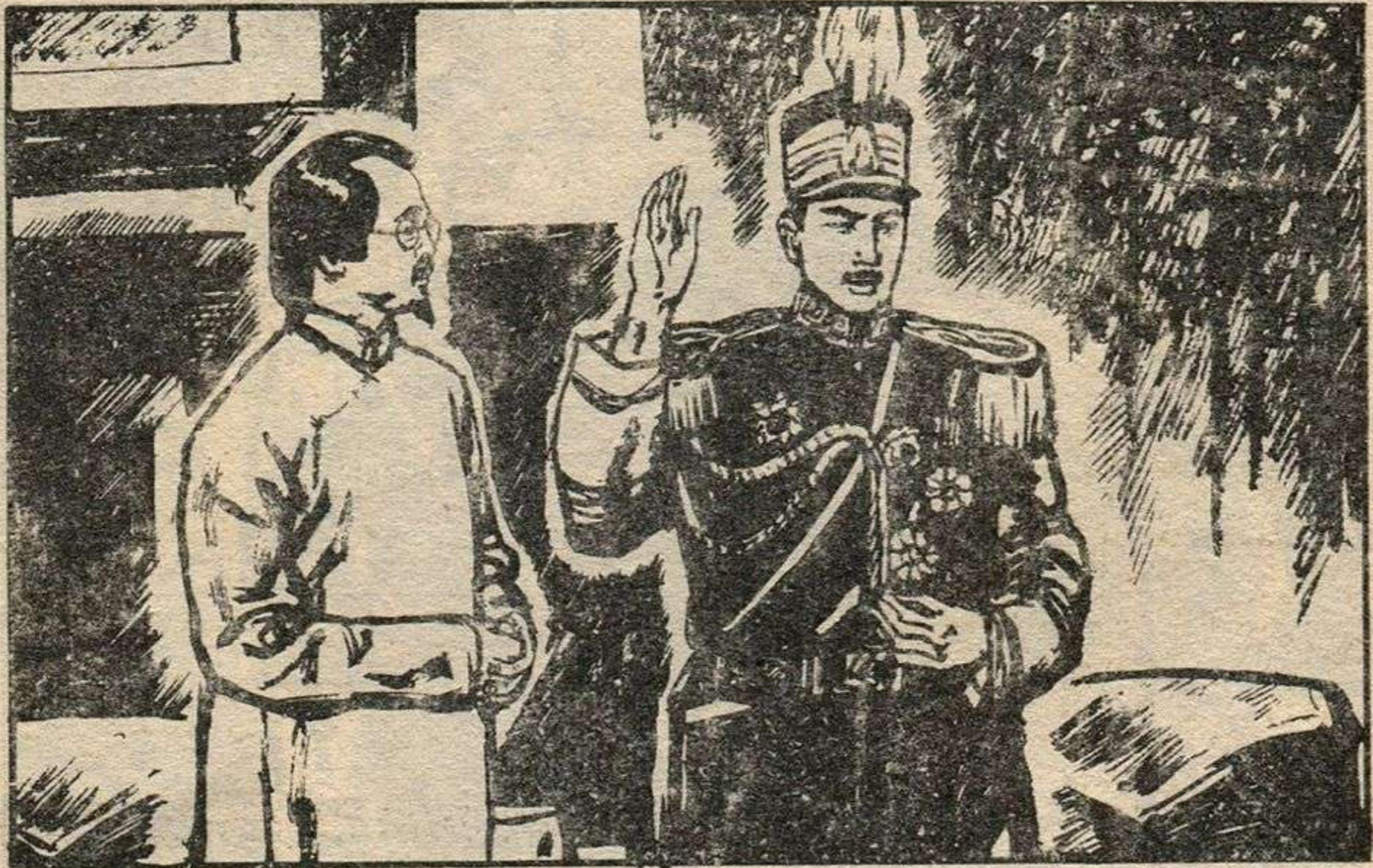
41 正在这时，方世靖轻手轻脚地进来，走到张学良跟前悄悄说：“少帅……”张学良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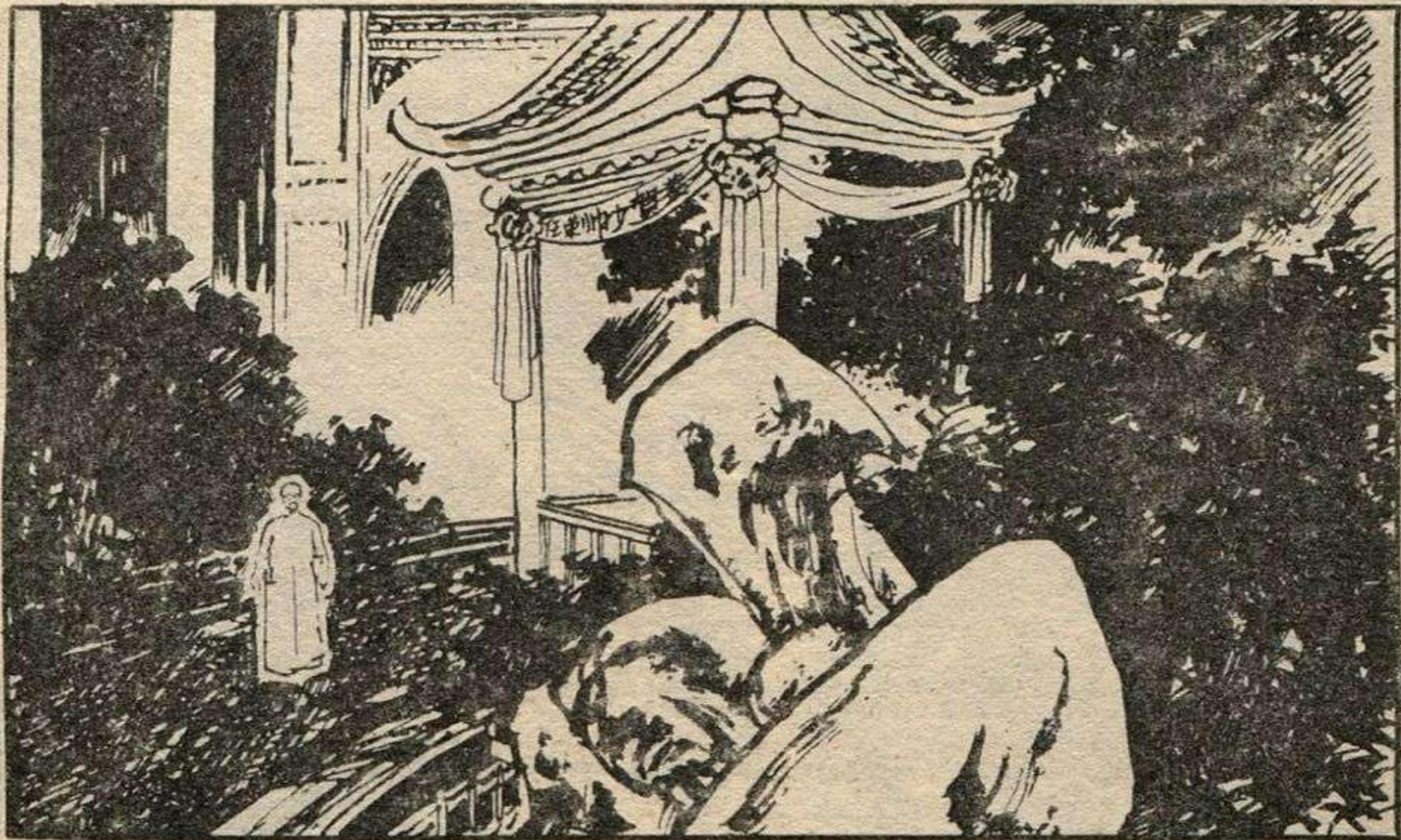
42 张学良喊来赵媞，说：“小四，你先陪林久先生跳跳舞，我一会儿就来！”赵媞会意地点了点头。可林久治郎的话好象还没有说完：“这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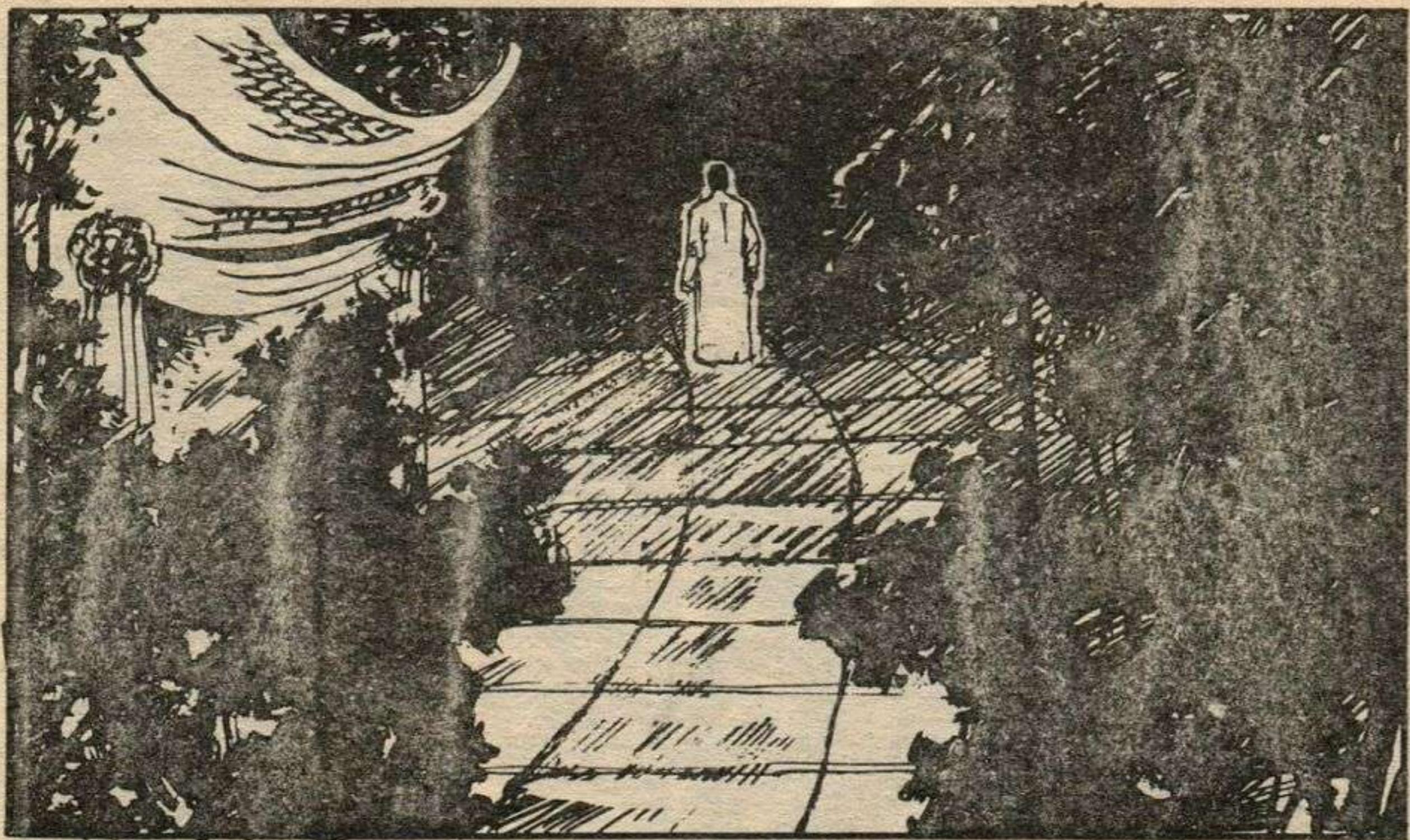
43 赵媞陪林久治郎走后，方世靖这才说道：“少帅，南京代表在小客厅等着您呢！”张学良沉思了半天才说：“今天就不见了。”方世靖心情急切地说：“这……您看好吗？”



44 张学良叹了口气：“那就缓缓再说，你去吧！”方世
靖欲言又止，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。



45 方世靖的心情有些沉重。近来，日本人改变了策略，把过去的压服就范，变成引诱拉拢，而张学良竟飘飘然，又把旭日勋章挂在胸前，他真有点替张学良着急；又一想，兴许是张学良出于策略，逢场作戏，来麻痹日本人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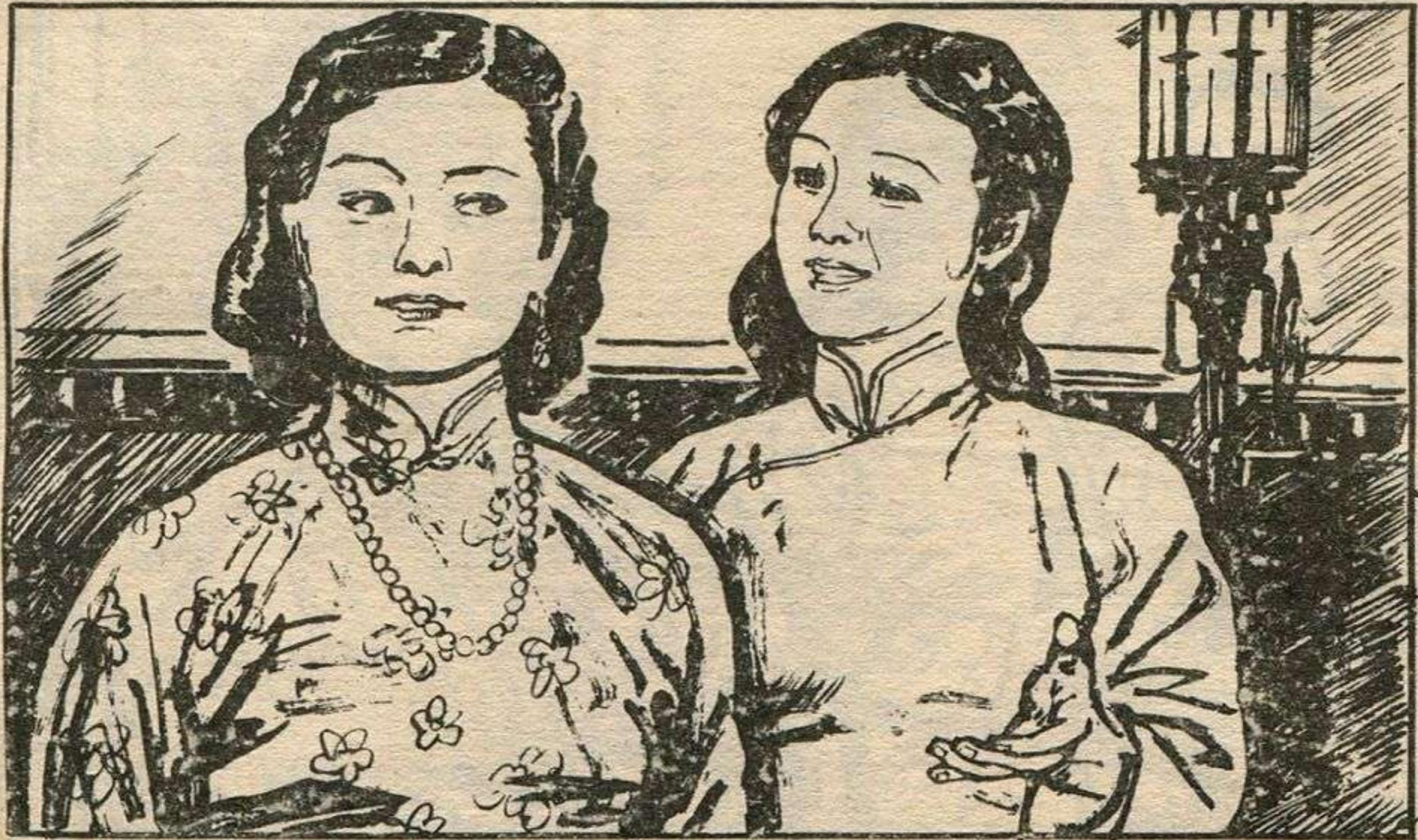
46 方世靖深深知道，不管张学良是出于什么原因，自己有责任来提醒他。亲善的面纱下可能掩藏着赤裸裸的侵略，千万不能让友善的言辞冲昏了头脑，把民族的灾难置于脑后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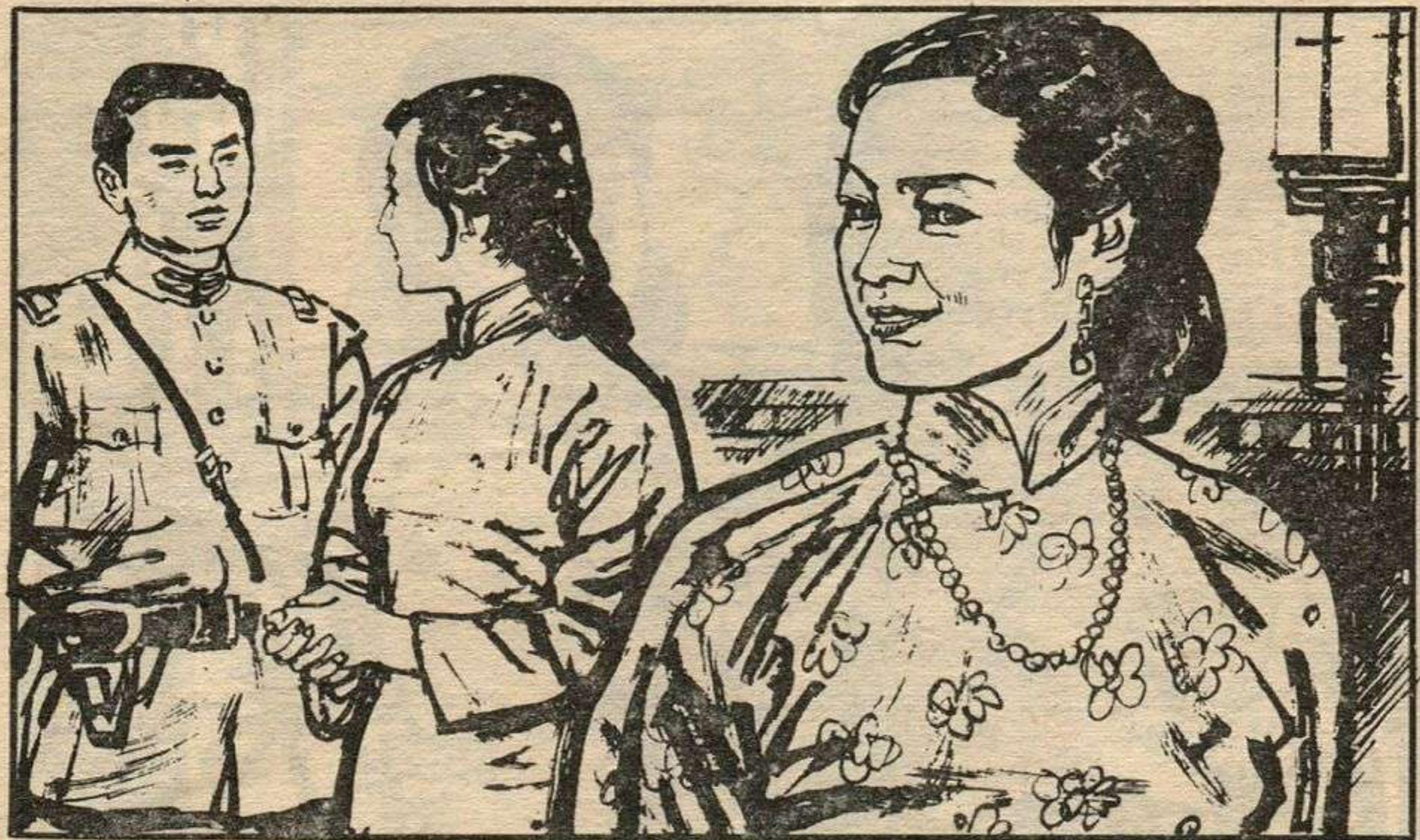
47 悠扬而又缠绵的乐声，随着习习的晚风，从舞厅里飘向各处。舞池里的太太小姐，和那些达官绅士们，正在双双起舞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在笑声的背后，还有一场斗争啊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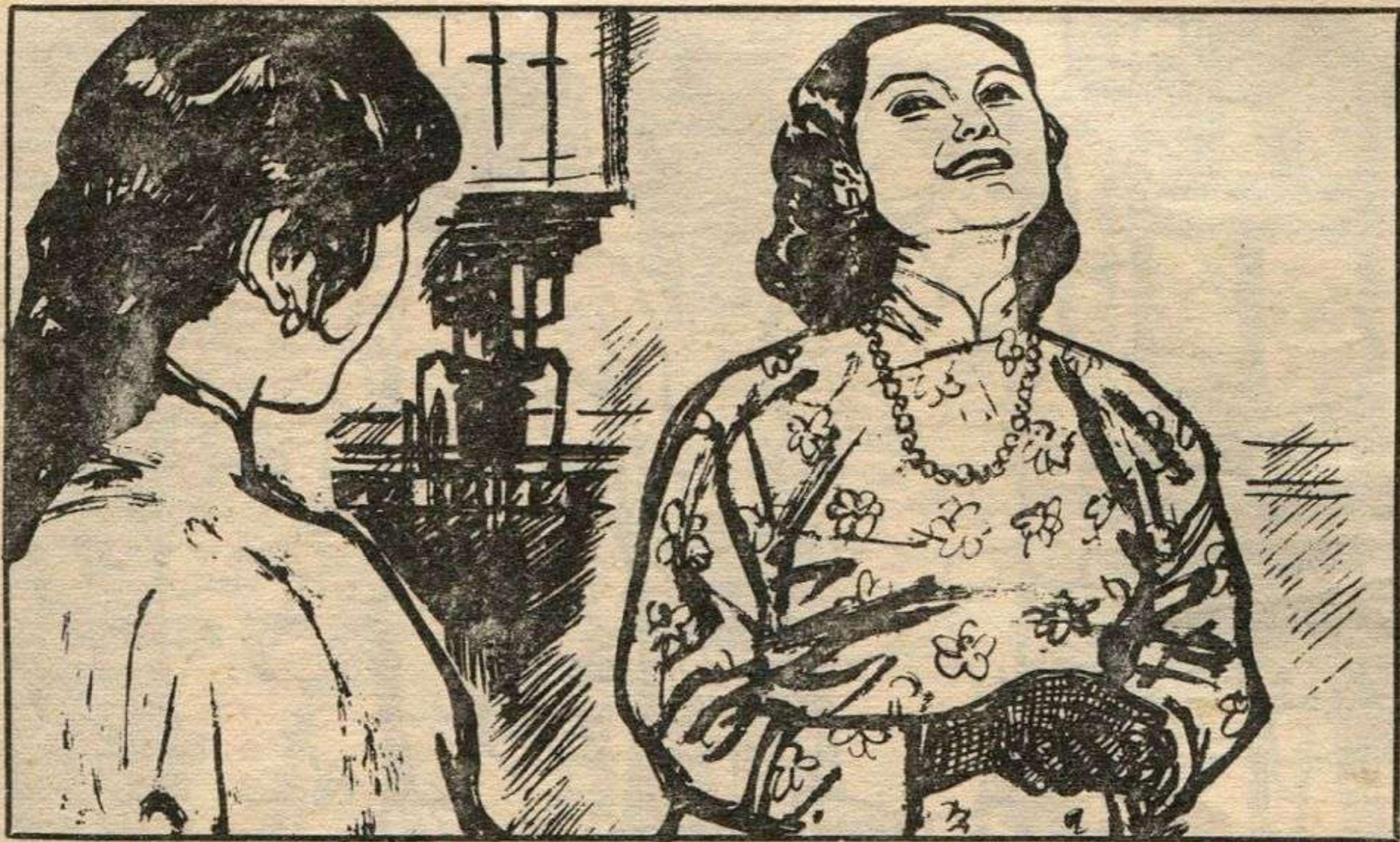
48 一曲终了，赵媞离开林久治郎，刚要去客厅，不想迎面遇见了谢倩怡。谢倩怡挖苦地说：“哎哟，四小姐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给你贺喜了！”赵媞对她的讥讽，毫不理睬，反而热情地问道：“怎么，就你一个人来了，杨总参议呢？”



49 谢倩怡眼皮一抬，慢声慢气地说：“很遗憾，他今天大概不能来了。”赵媞深知杨宇霆正生闷气，对张学良担任总司令很是不满，便说：“今晚聚会，怎么能少了他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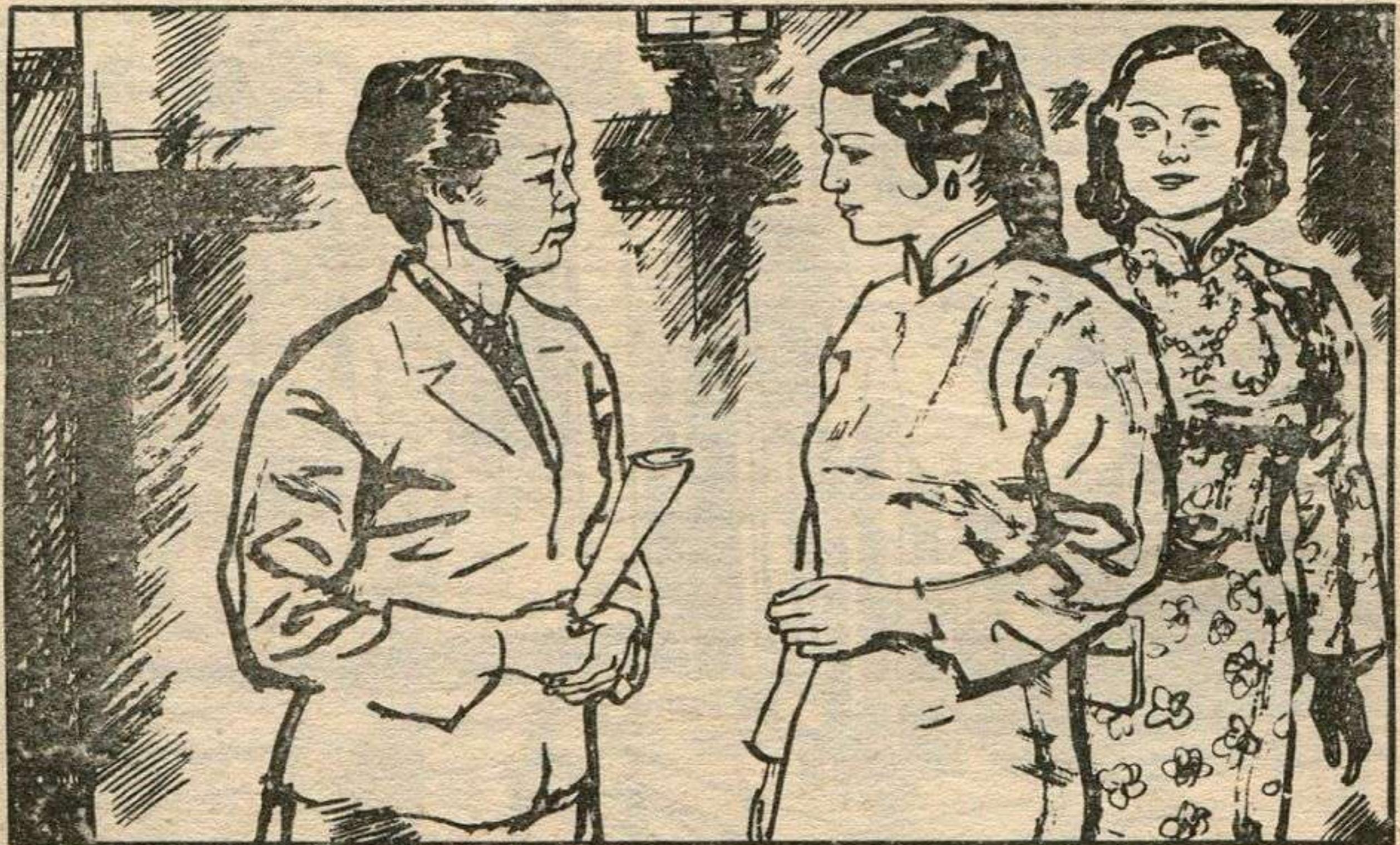
50 赵媞喊来崔副官，让他坐总司令的汽车去杨公馆再次请杨宇霆。崔副官刚要走，谢倩怡喊道：“等等，我看不必去了吧！”赵媞惊讶地反问道：“倩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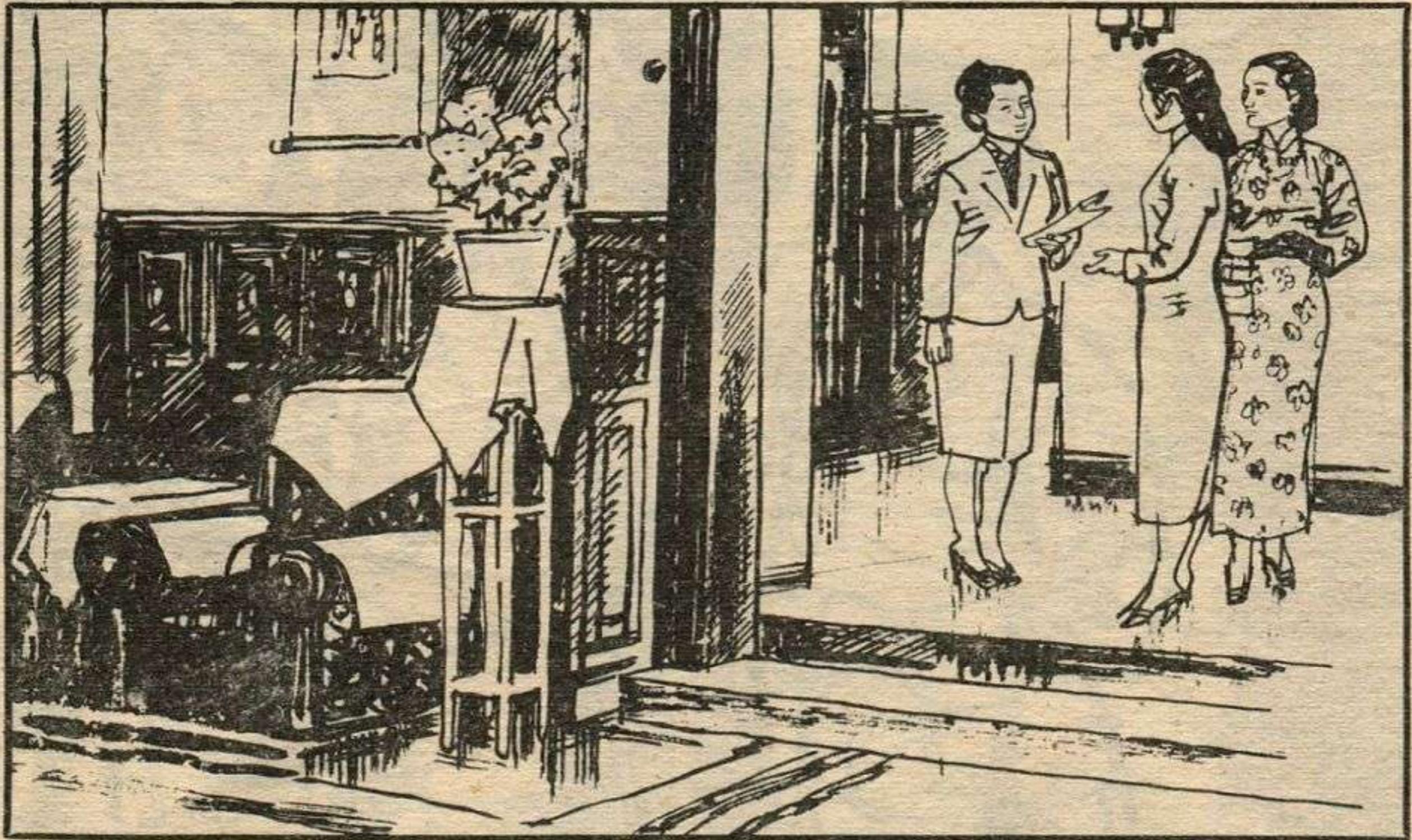
51 谢倩怡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们男人的事，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赵媞忍住怒火，仍然冷静地说服她：“男人女人，全都是中国人，况且当前我们内部怎能……”



52 正这时，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野大佐的夫人河野加代来了。她首先故作礼貌地向赵、谢二人鞠了一躬，然后对赵媞说：“恭喜了！”赵媞也是礼貌地敷衍了一句：“谢谢，河野先生怎么没来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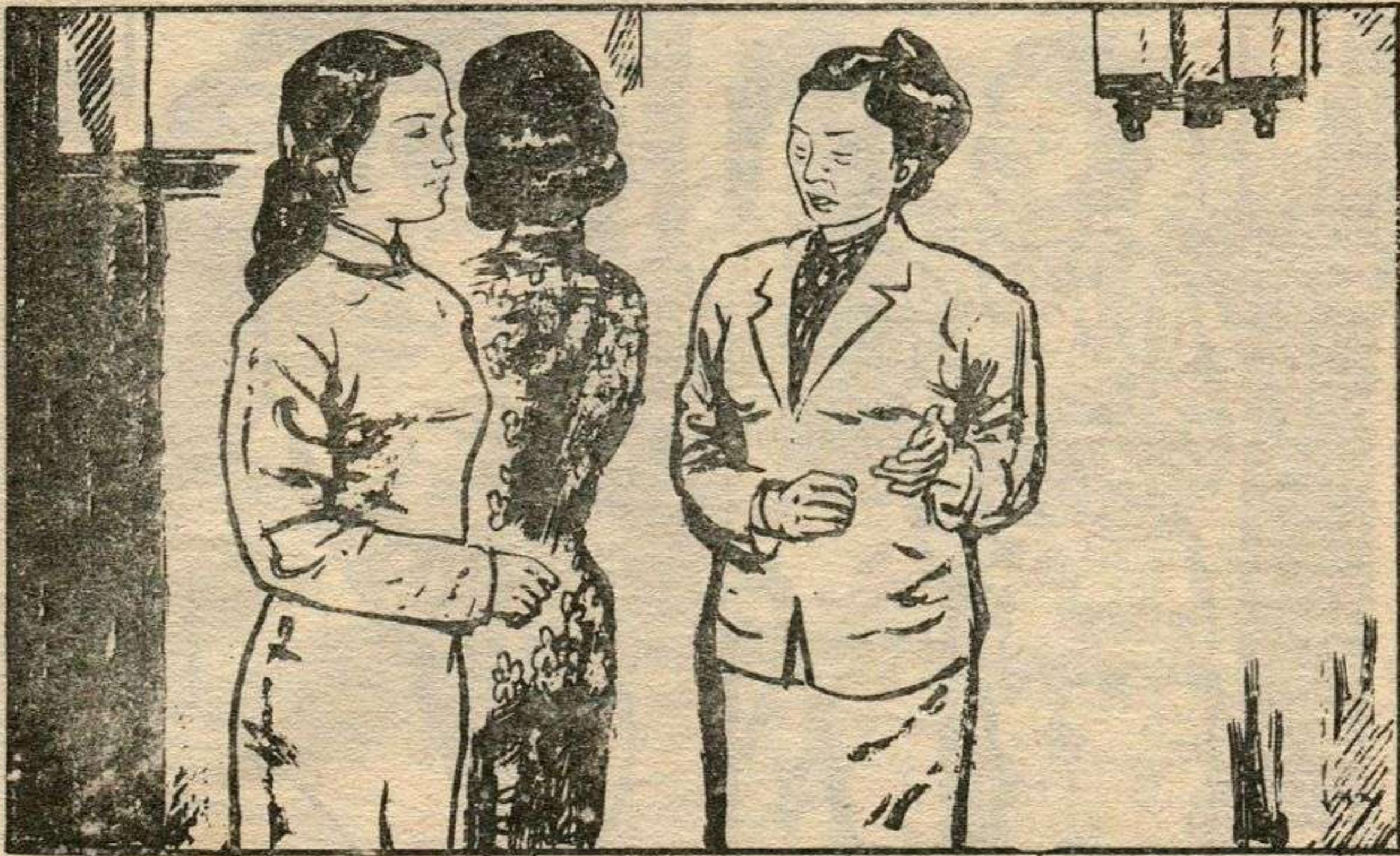
53 河野加代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他有公务在身，让我代表。”赵媞连忙表示欢迎，并请她去楼上用茶。于是她俩和谢倩怡，一同上楼去了。



54 她们刚要走进小客厅，河野加代突然停住脚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，板着脸孔说：“我给总司令带来一张报纸，请您转送吧！记者黄蕙写文章攻击关东军，挑拨日满关系，司令长官十分愤慨，他请张总司令查明背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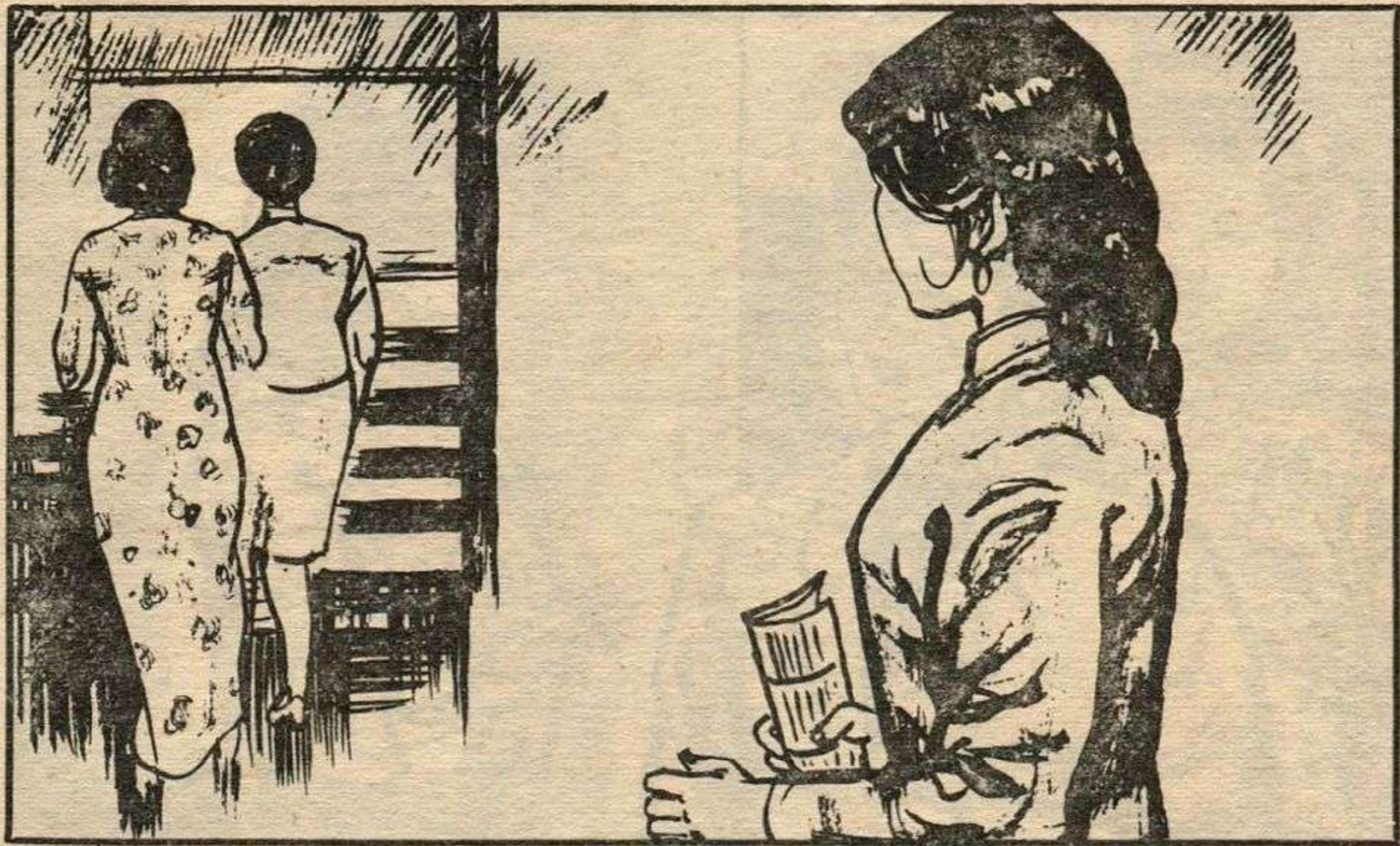
55 河野加代要求予以处理，否则后果难以设想，这既是“抗议”又是威胁。谢倩怡认为有机可乘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嘿，黄蕙这个人呐！”



56 赵媞愤怒地斜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对河野加代不软不硬地说：“夫人！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国和贵国一样，尊重言论自由，政府对社会舆论不负责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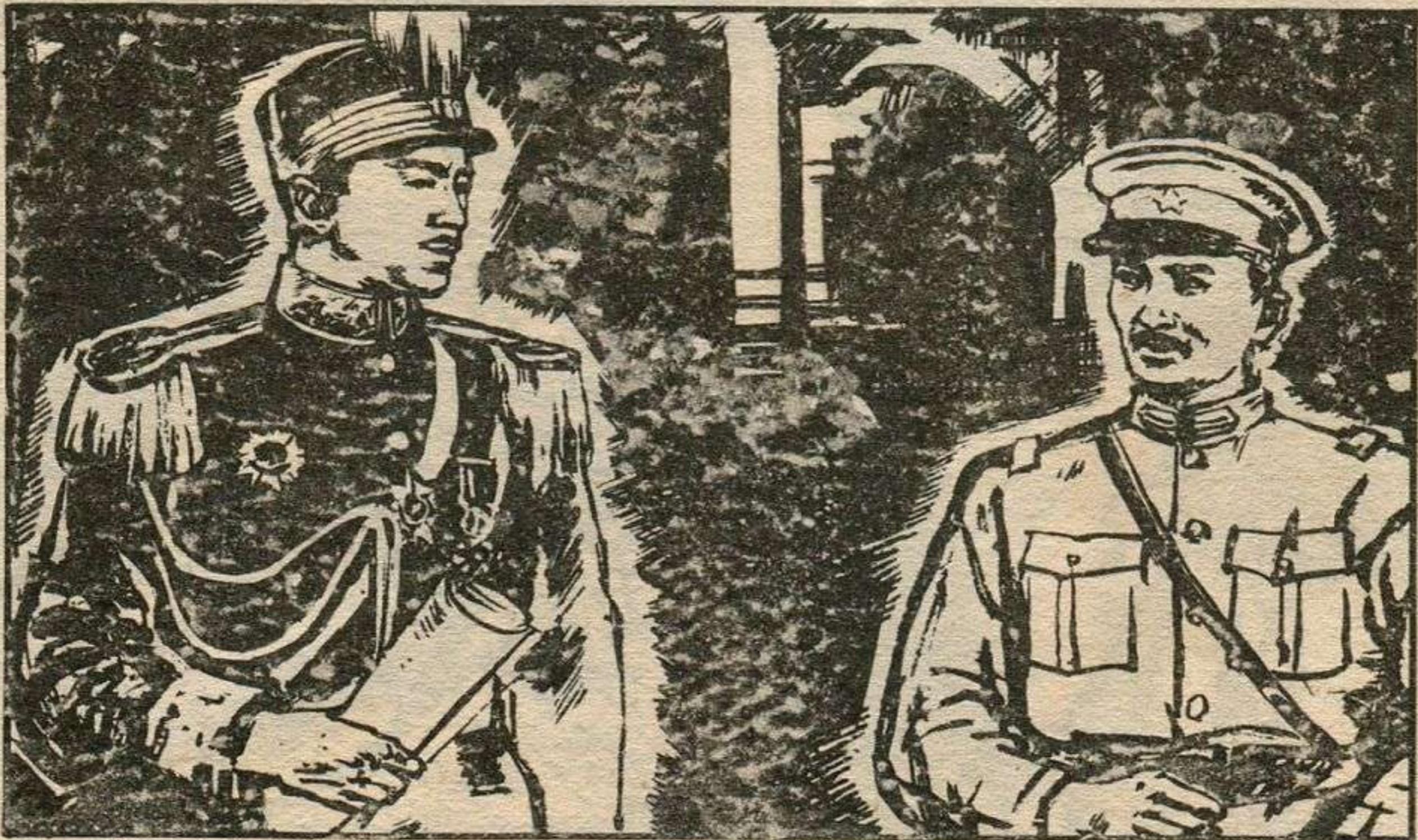
57 河野加代冷冷一笑：“大帅在世时，曾明令取缔一切反日言论，难道张学良想改变这一政策？”赵媞针锋相对：“夫人，请原谅，我还未读这篇文章，不知它是否在取缔之列。不过，我可以转达。请，里边坐。”



58 河野加代说声“谢谢”，便随谢倩怡去舞厅了。赵堤望着她俩的背影，心想：这又给少帅增加了一项麻烦啊！该怎办好呢！



59 她来到客厅，把报纸递给了张学良。他看后，火冒三丈，可是不久张学良又平静下来。他理解黄蕙，与薛医官更是亲密无间，可是日本人的压力，究竟怎办好呢！赵媞悄悄地说：“让他俩去北京躲一躲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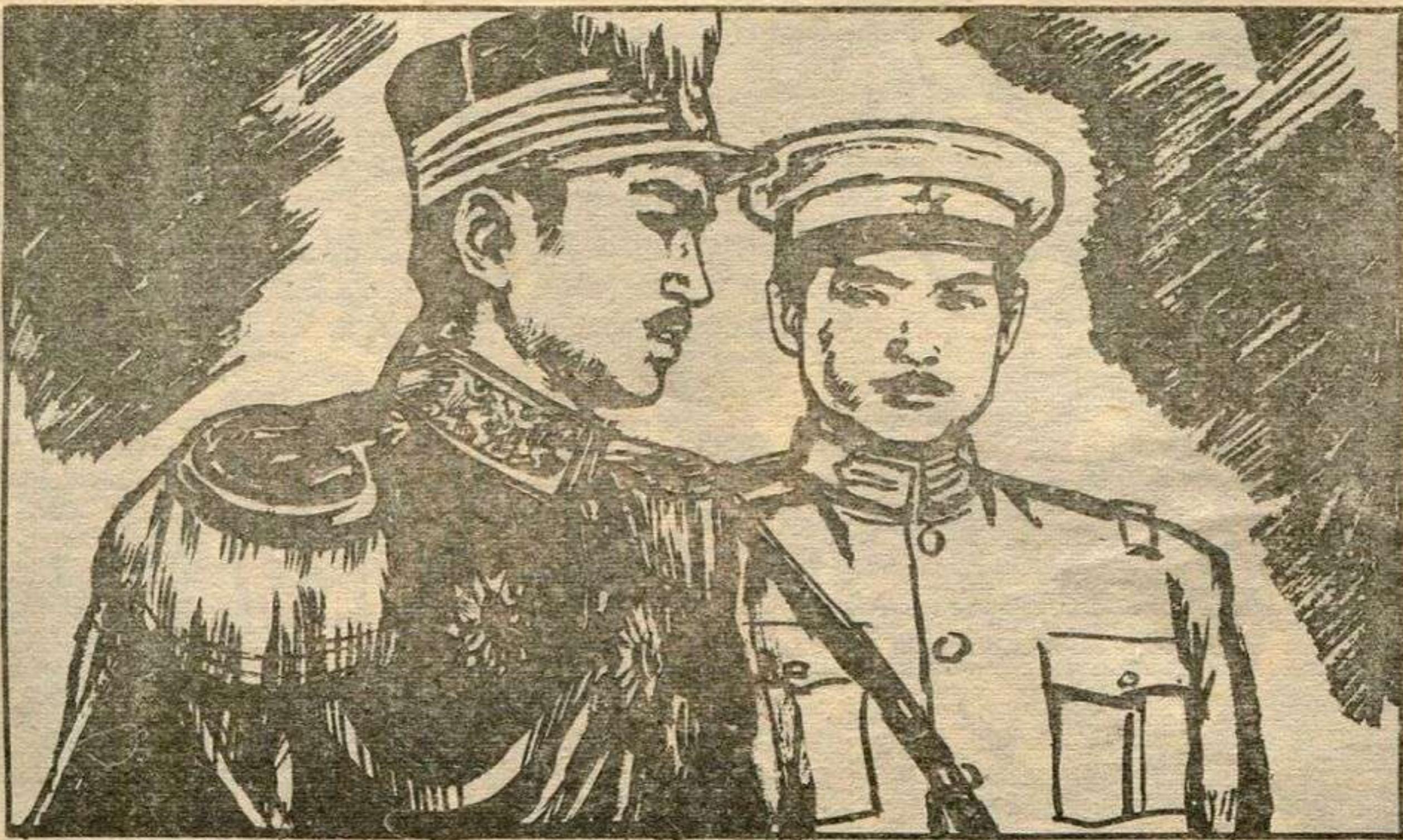
60 张学良找到薛医官，指着报纸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发表的太不是时候了，她捅了这一家伙，简直是胡来。”薛医官知道他说的是“皇姑屯疑案”一事，便笑了笑说：“让日本人听听中国民众的呼声，也许不无好处。”



61 “你少替她辩护，怎么办？日本人抗议了！”张学良有些不高兴地说完后，薛医官仍是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是总司令，要抓、要砍，自然由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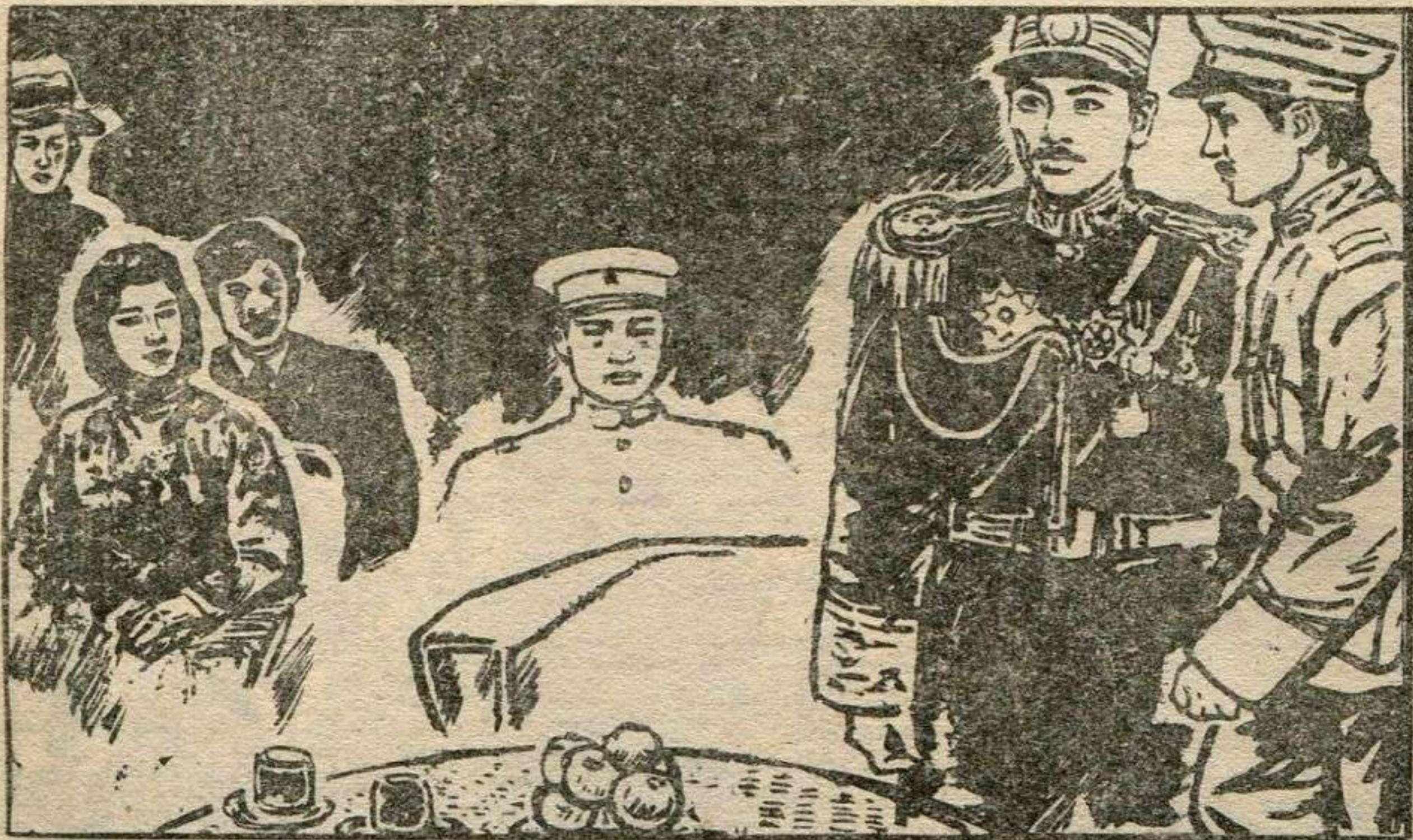
62 张学良不由得又发起怒来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以为她是你的未婚妻，我就不敢下手？告诉你，我张学良急眼了，六亲不认！”薛医官素知他的为人，更加平静地说：“这我相信，不过，黄蕙似乎不怕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



63 张学良当然不会杀黄蕙，他不过想通过薛医官转告她，少捅些漏子罢了。因而口气又缓和下来说：“算了，我不和你开玩笑，明天就动身，你带黄蕙到北京避避风头，让她吸取教训，别再给我惹麻烦了。”



64 薛医官因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所以还是无所顾忌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向她转达总司令的美意！”张学良看了看薛医官，突然，亲昵地给他一拳：“你呀！”



65 他俩说说笑笑，信步来到凉亭，见很多来宾正在听艺人黑姑娘的鼓书，张学良身不由己地被辽河家乡的单弦大鼓吸引住了。姑娘挥动鼓锤，鼓声嘈嘈；琴师拨动琴弦，琴声袅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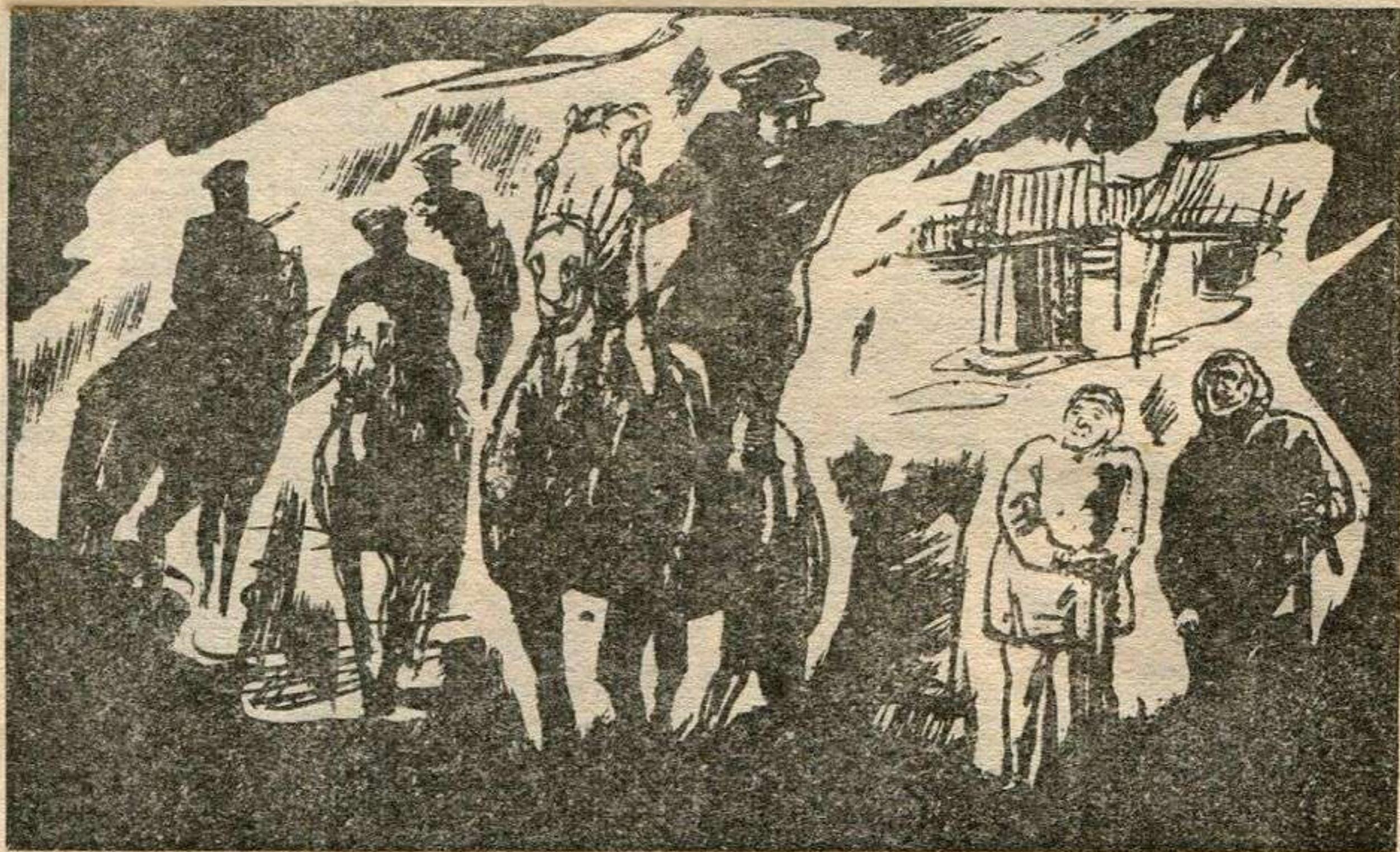
66 黑姑娘一曲唱完，接着又放开歌喉，舒缓地唱起来：“辽河滚滚翻波浪，千山叠翠好地方；巍巍群山聚宝盆，涟涟碧水鱼米乡……”渐渐地大家被黑姑娘的优美曲调和生动的情节带进了辽河两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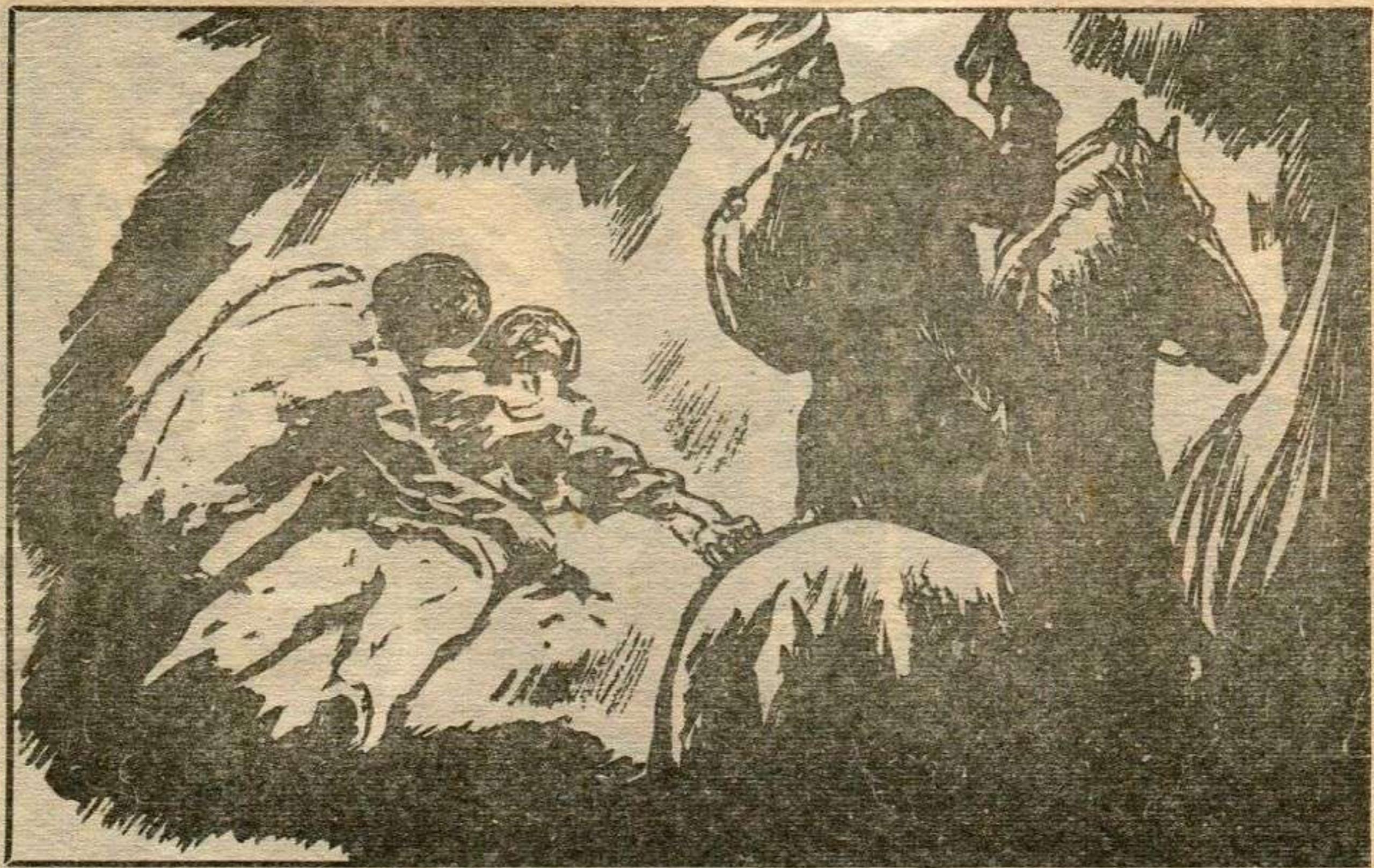
67 “辽河岸边住着老两口，儿子当兵在队伍上；儿子远去他乡无音讯，老两口日夜思盼添愁肠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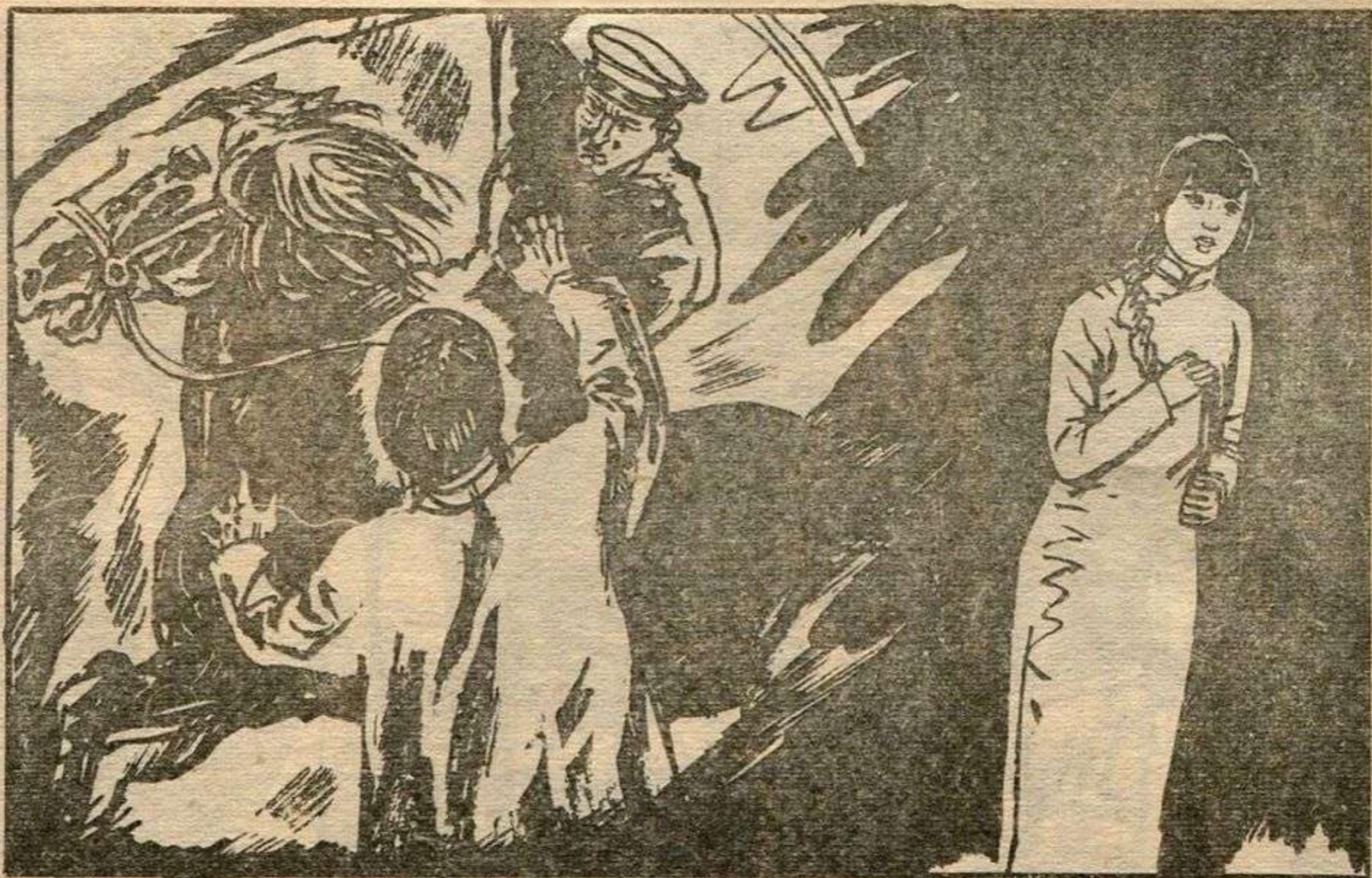
68 “这一日，大娘站在村头上，见远处烟尘蔽日马蹄响；大娘叫老头子快来看，是不是咱儿子回家乡；大爷摇头说不象，这时节，人呼马叫勒住了缰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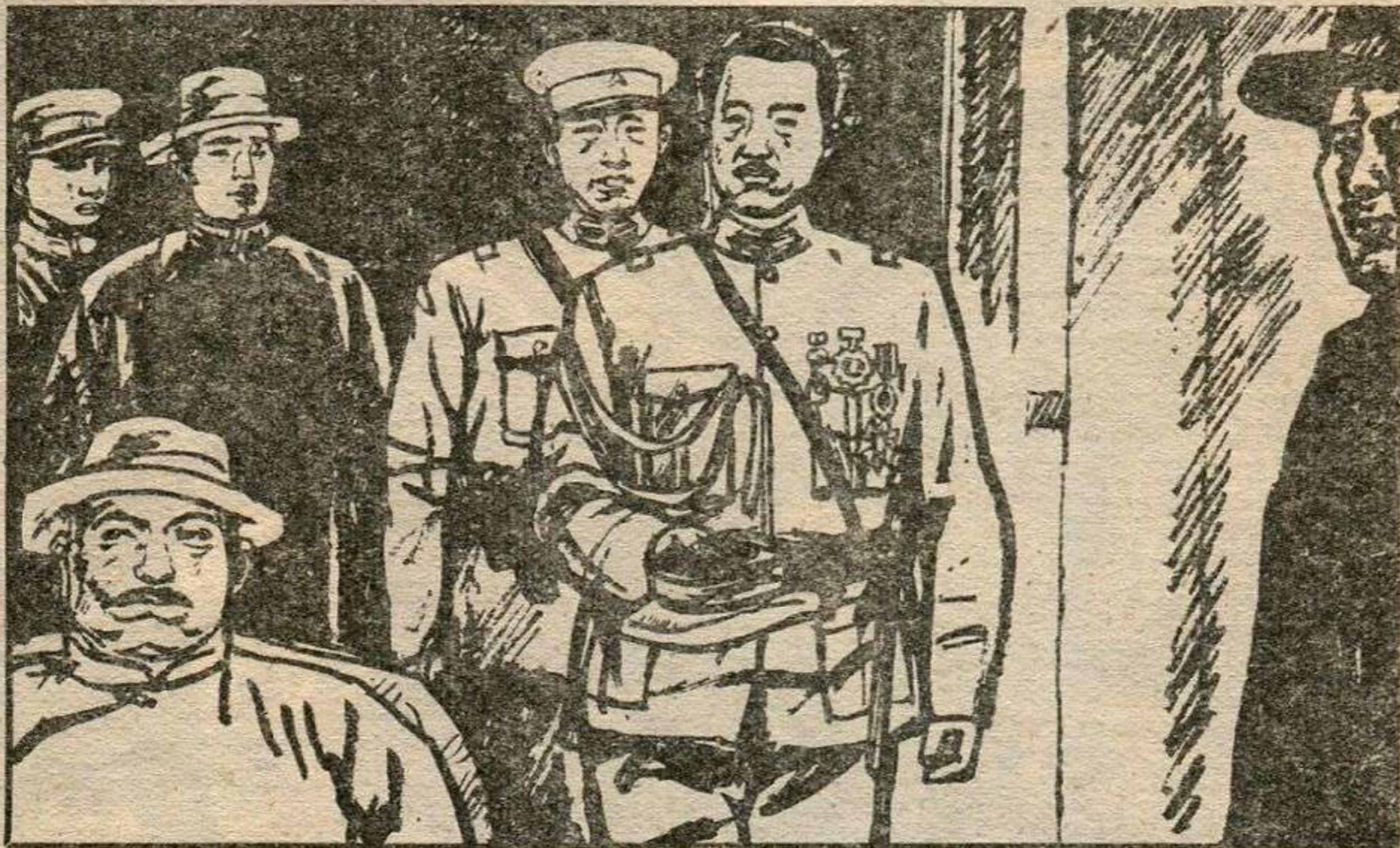
69 “骑马人个子都不高，可挎的战刀特别长；满脸横肉恶狠狠，大嘴一张开了腔：限你们三日快搬走，此处我们要驻防！大爷说：我们祖祖辈辈这里生来这里长，凭什么撵我们离家乡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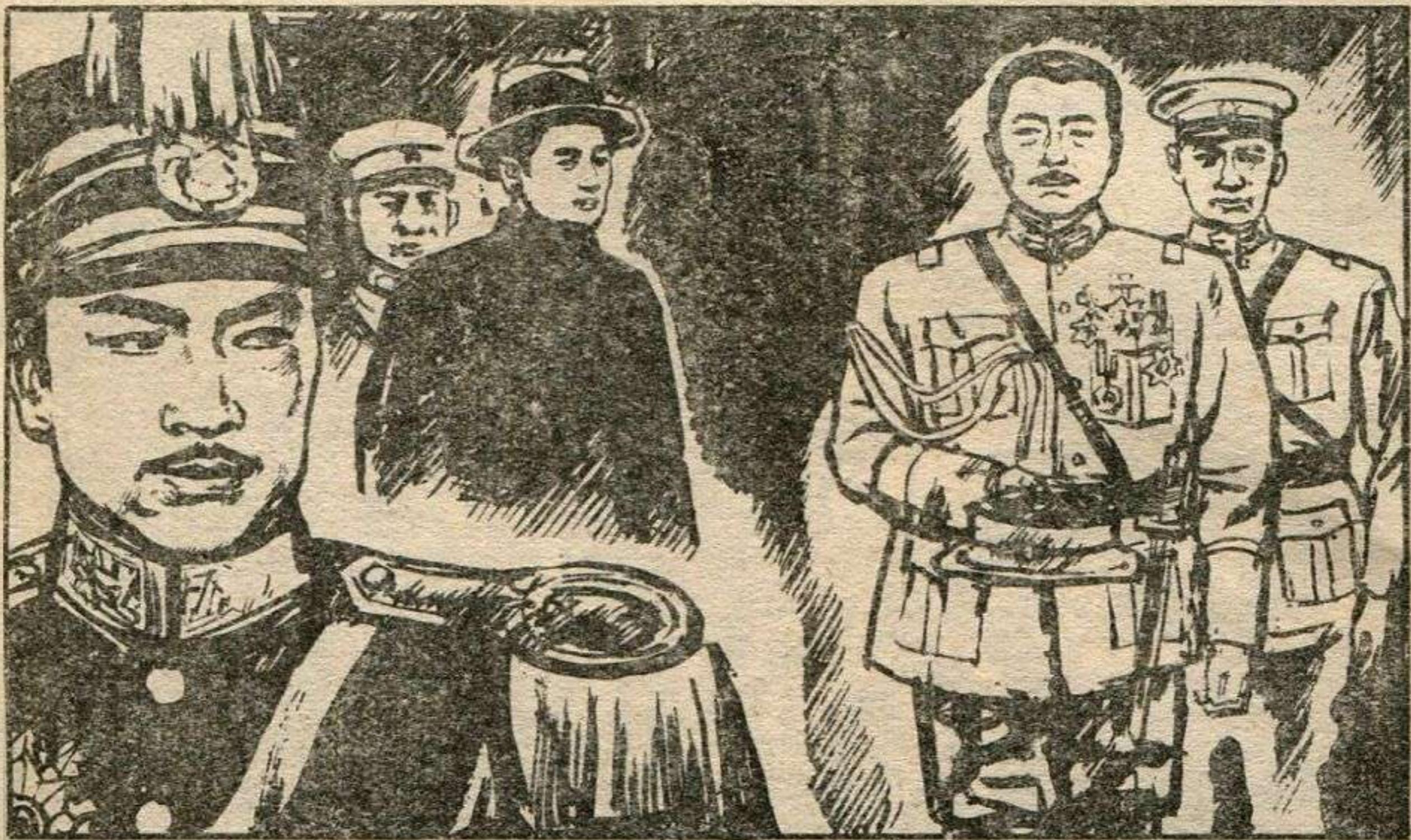
70 “‘小鼻子’闻听哈哈笑，不由分说开了枪；大爷他含恨倒在血泊中，怒睁双眼不肯合上；



71 “大娘一见痛断肠，骂了句日本鬼子丧尽天良；小鼻子恼羞成怒举起了刀，大娘的鲜血洒在了热土上……”



72 黑姑娘唱到这里，人们已涕泪成行。张学良也被感动，满腔悲愤。忽然，他见杨宇霆不知啥时候来到树下，心里不免为之一惊。



73 张学良担心杨宇霆节外生枝，故意啪地一拍桌子，大声斥责道：“停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唱这种曲子，侍卫长，把他们轰出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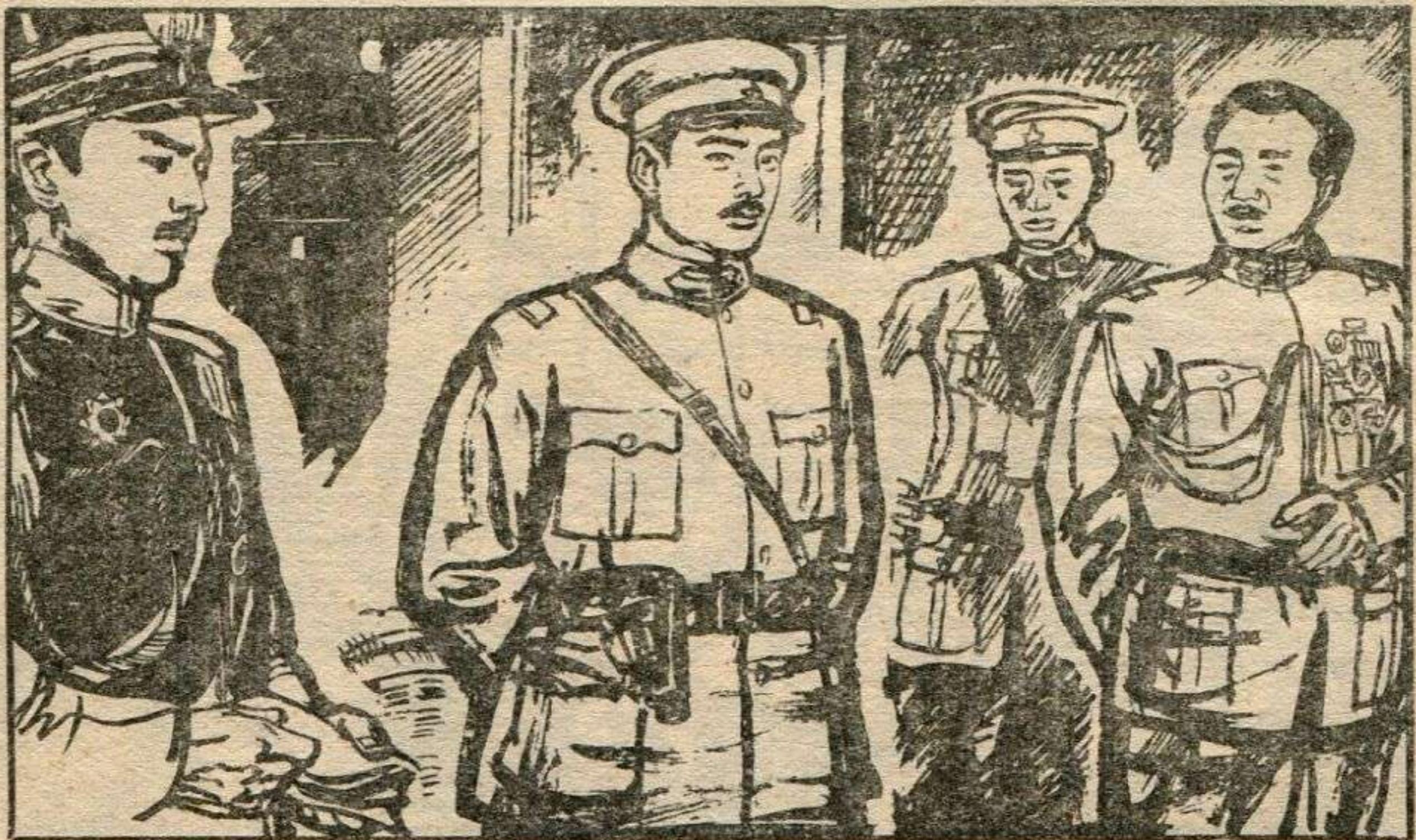
74 “慢着。”杨宇霆边说边来到跟前，用阴沉的双眼，上下打量着黑姑娘。忽然他严厉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呐？居然敢在总司令官邸咒骂友邦，宣传抗日，分明是有人纵容、唆使。”说至此，他要求张学良把黑姑娘抓起来。



75 张学良为难地沉吟了一下，这才命令张占魁把她送进警察局。张占魁不满地刚要争辩，不想杨宇霆又厉声催促道：“执行总司令的命令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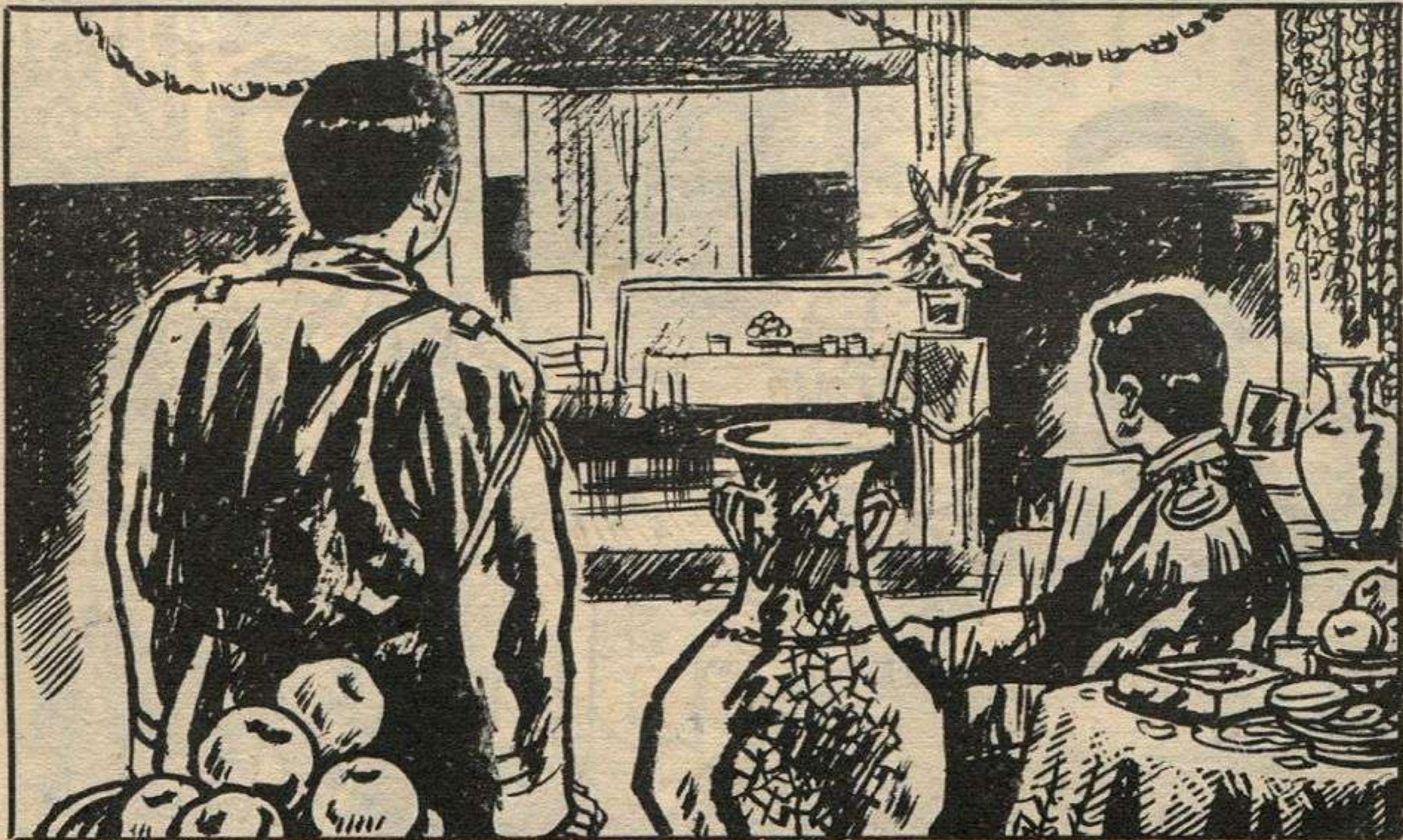
76 张占魁无可奈何地只好喊来两个卫兵，叫他俩执行命令。两个卫兵刚欲上前拉黑姑娘，薛医官早就忍不住心中怒火，喊道：“慢！总司令，总参议，艺人黑姑娘为庆贺少帅荣升，前来献艺，忠诚之心可嘉，怎可逮捕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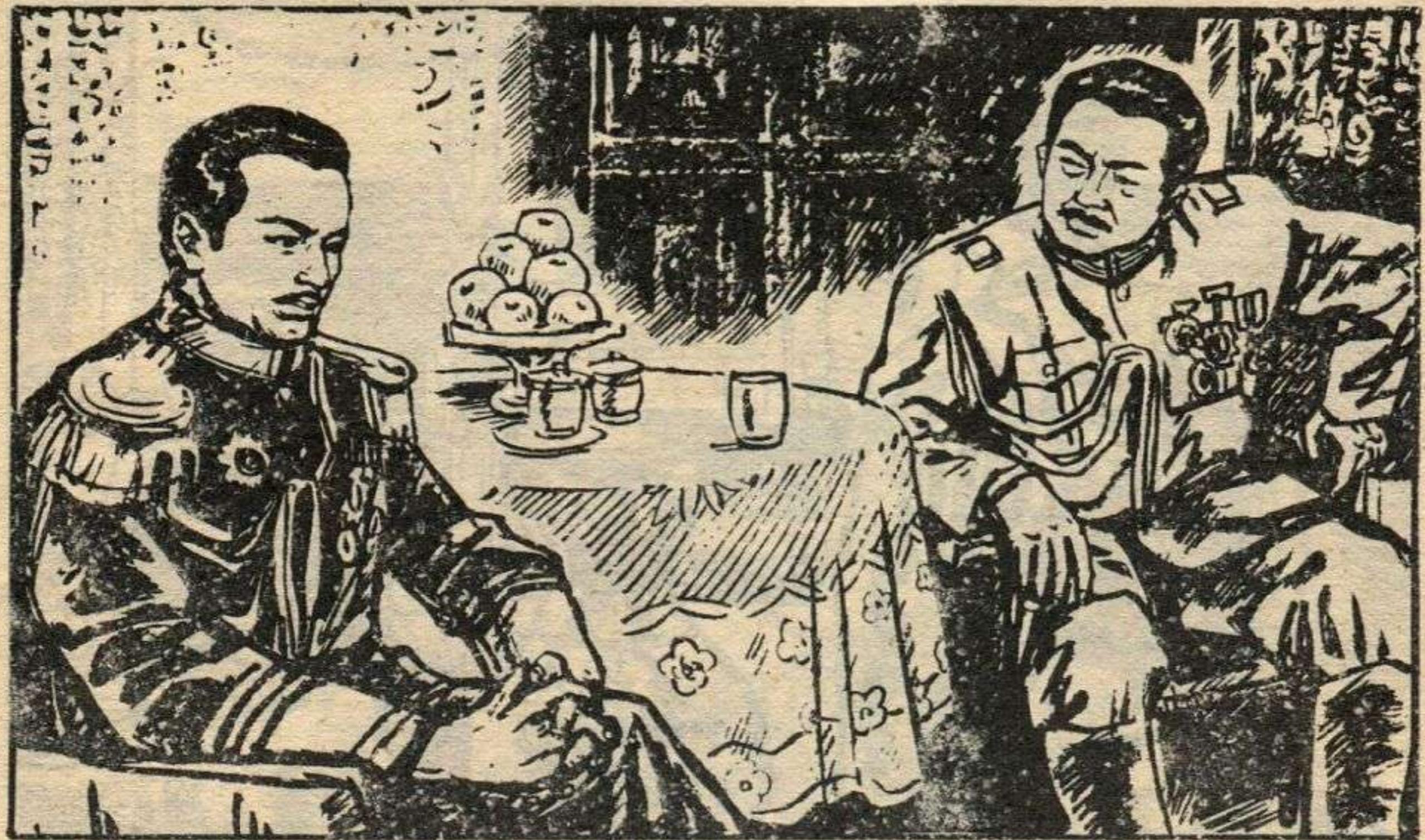
77 杨宇霆嘿嘿冷笑一声，然后装腔作势地说：“不要装糊涂，薛医官，一个民间艺妇，跑到这里妖言惑众，难道她吃了豹子胆？欺侮少帅年少轻信，想毁掉先大帅的事业，我决不允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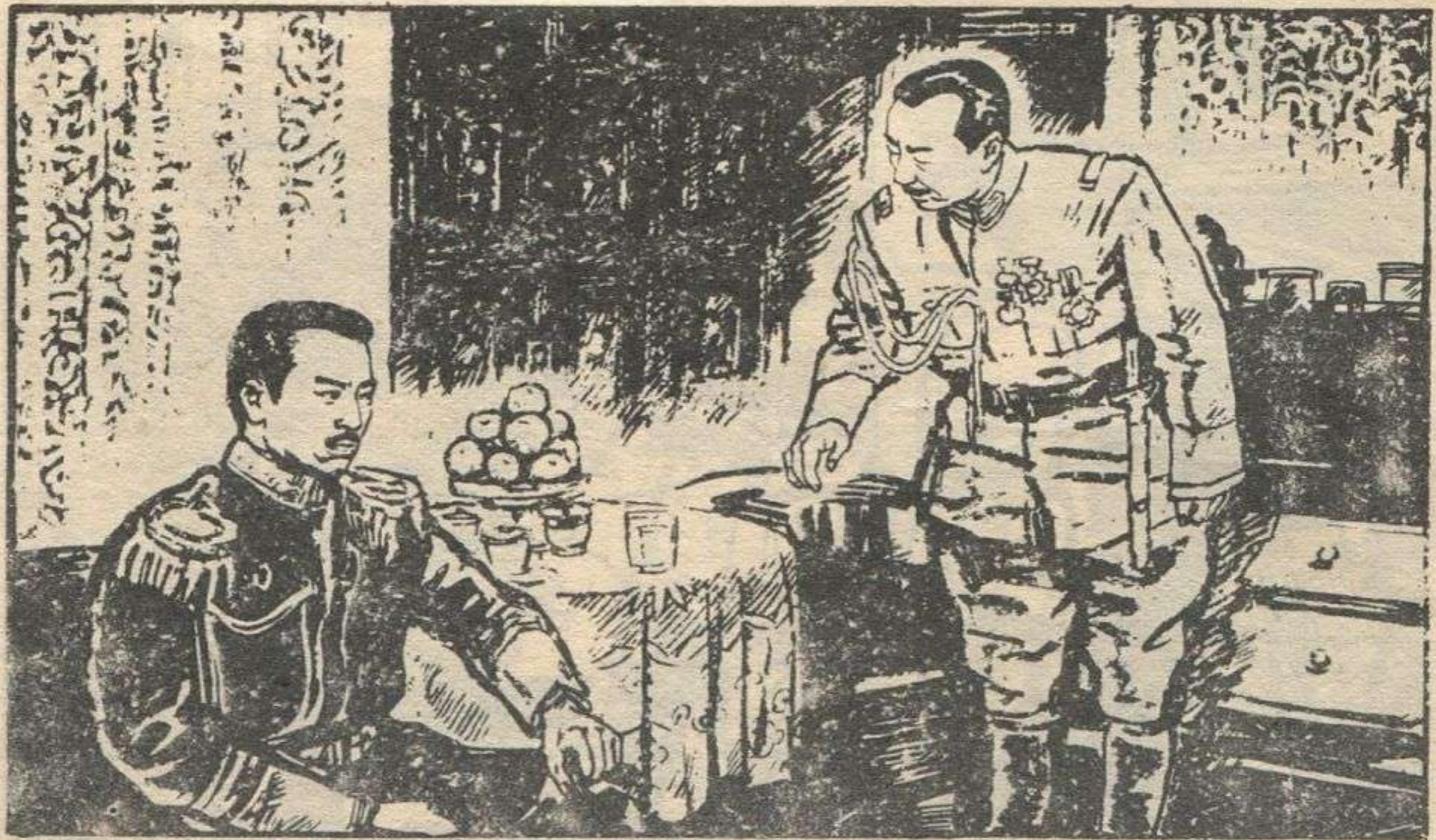
78 杨宇霆说完，手一挥：“好啦，都散开吧！”人们知趣地纷纷走开，黑姑娘也被两个卫兵架走了。



79 张学良陪同杨宇霆来到会客室，杨宇霆俨然以长辈的口吻，说：“汉卿，刚才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你太不谨慎了，要是日本人看了这出戏，可怎么得了！”张学良心情复杂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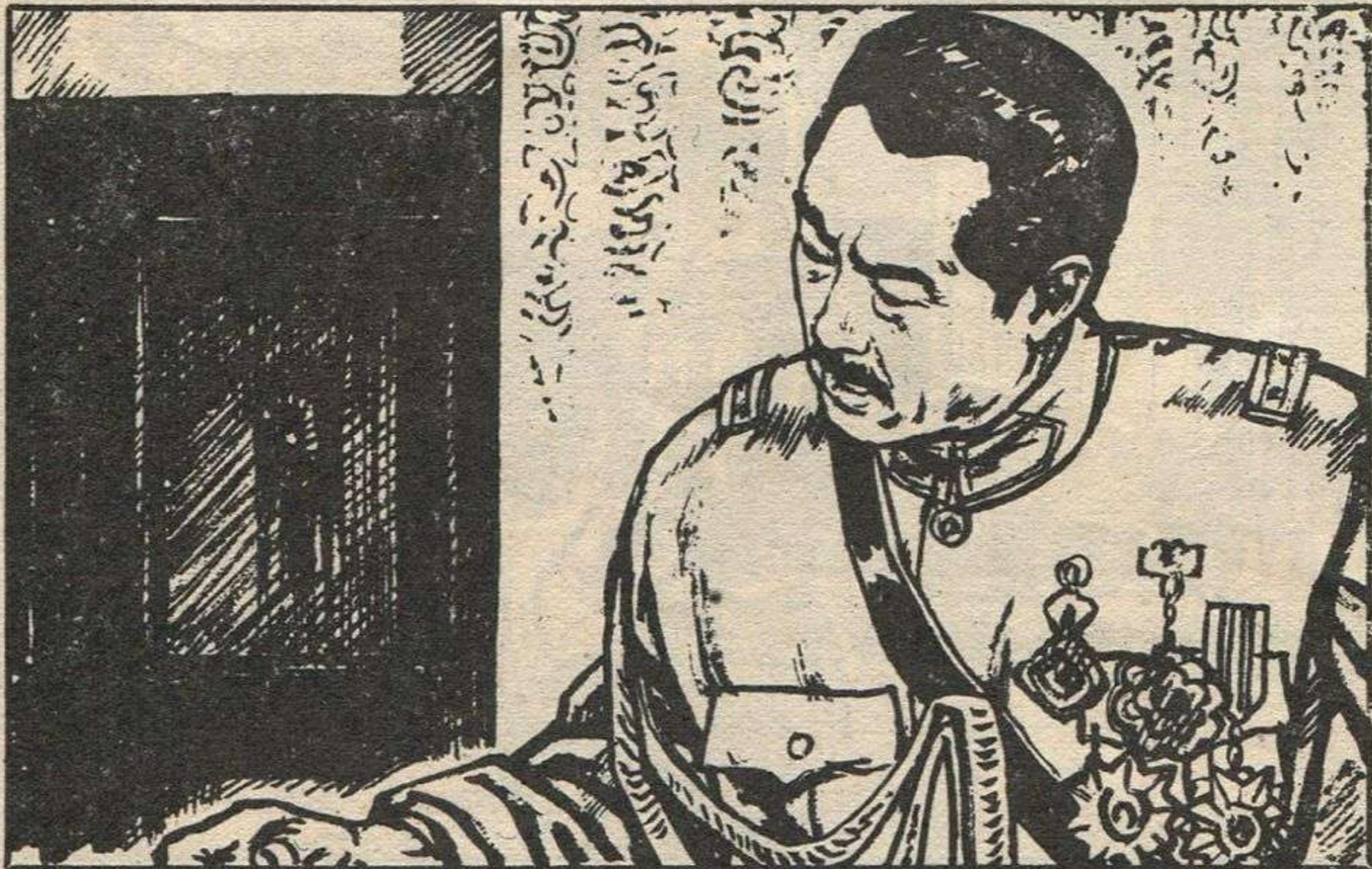
80 杨宇霆见他唉声叹气，又讥讽说：“干嘛唉声叹气的，登上总司令宝座，你如愿以偿，正可宏图大展，鹏程万里么！不过，你可要小心，绝不可玩火！”张学良一愣：“玩火，什么玩火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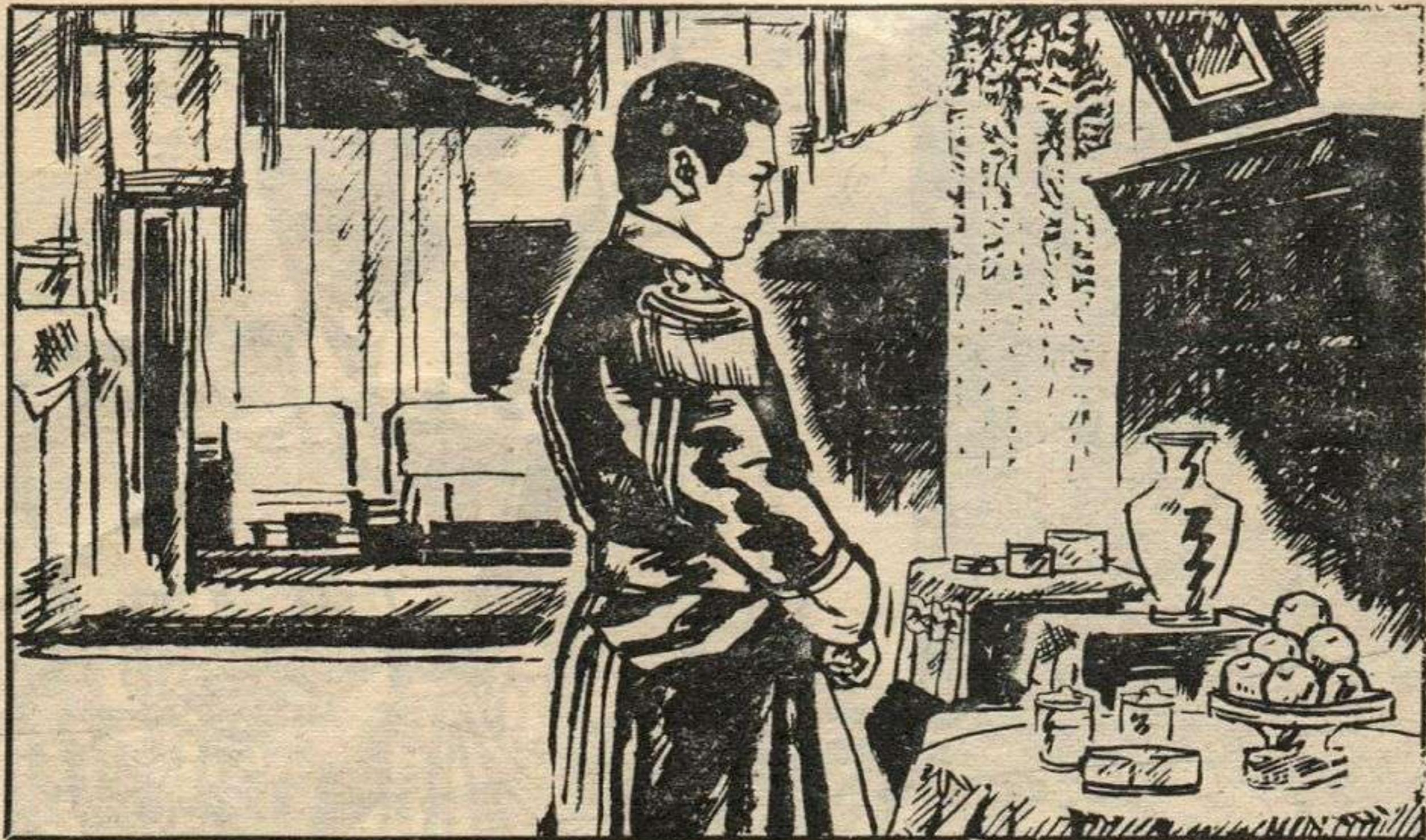
81 “反日排日！”“何以见得？”杨宇霆又冷冷一笑：“现在奉天城里谁不知你正和南京秘密谈判，准备换旗易帜，摆脱日本人！你的朋友发表文章攻击人家，甚至在你的府里大唱反日的曲子。汉卿，悬崖勒马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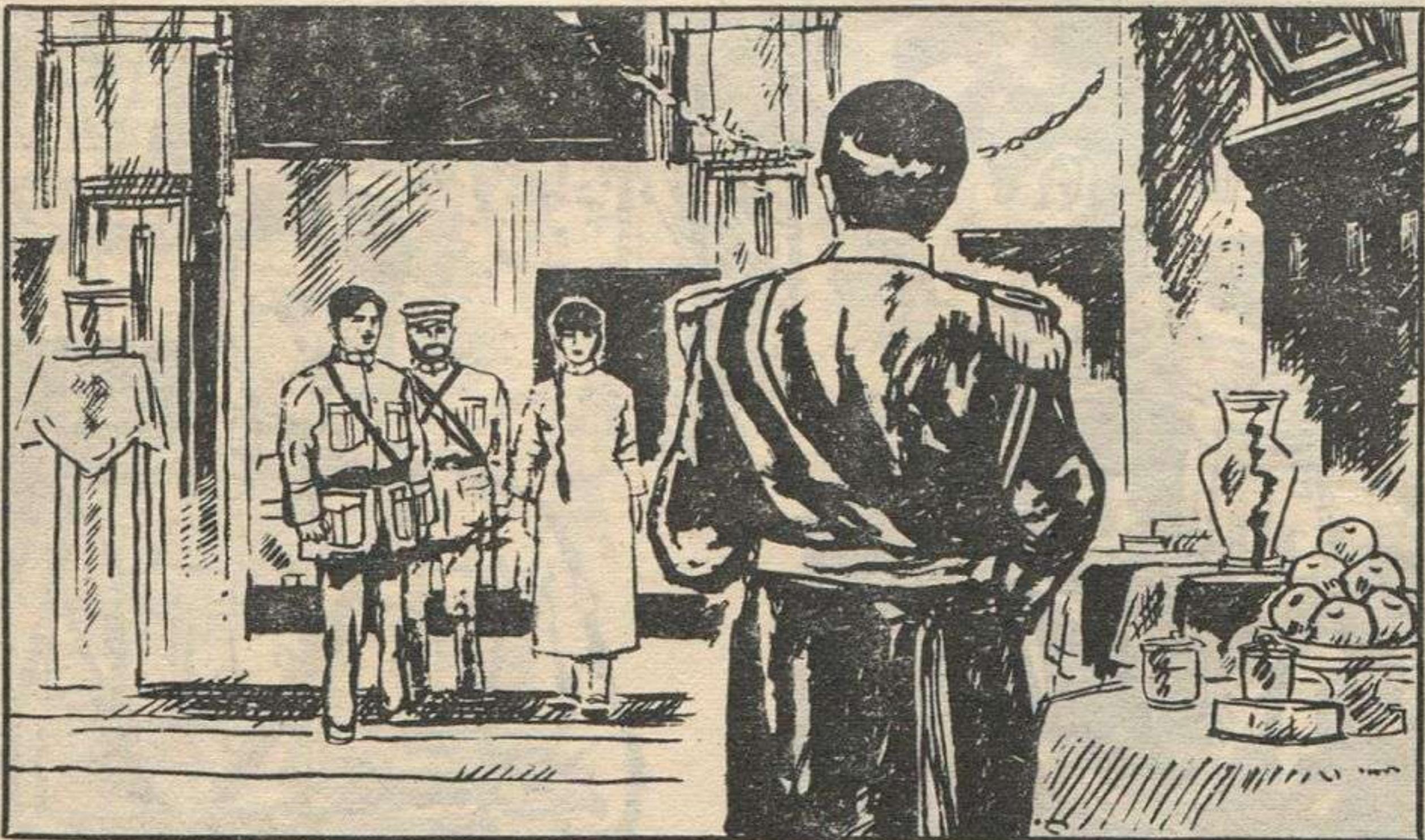
82 随后，杨宇霆命令丁副官，把带来送给张学良荣升的字画打开。张学良见正中写着“保境安民”四个大字，旁边是“恭录先大帅遗教，贺汉卿荣升之喜”，最后是杨宇霆的签名字画，只好言不由衷地说声“谢谢”。



83 杨宇霆见他寡言少语，更加放肆地说：“汉卿，东三省的旗是换不得的，日本人是得罪不得的！”



84 送走杨宇霆，张学良内心矛盾重重，这时“旗换不得，日本人是得罪不得”的话，又在他耳边响起。要换旗，中国南北统一，就得得罪日本人，可日本人怎能得罪得了呢！他心情烦躁，一把拽过字画，卷了起来。



85 张学良正心情烦躁，突见薛医官和张占魁又把黑姑娘领了进来，不禁生气地说：“怎么，这个女人还不带走？”薛医官平静地说：“汉卿，你知道她是谁？”张学良没好气地说：“管她是谁，谁坏我的事，我就惩罚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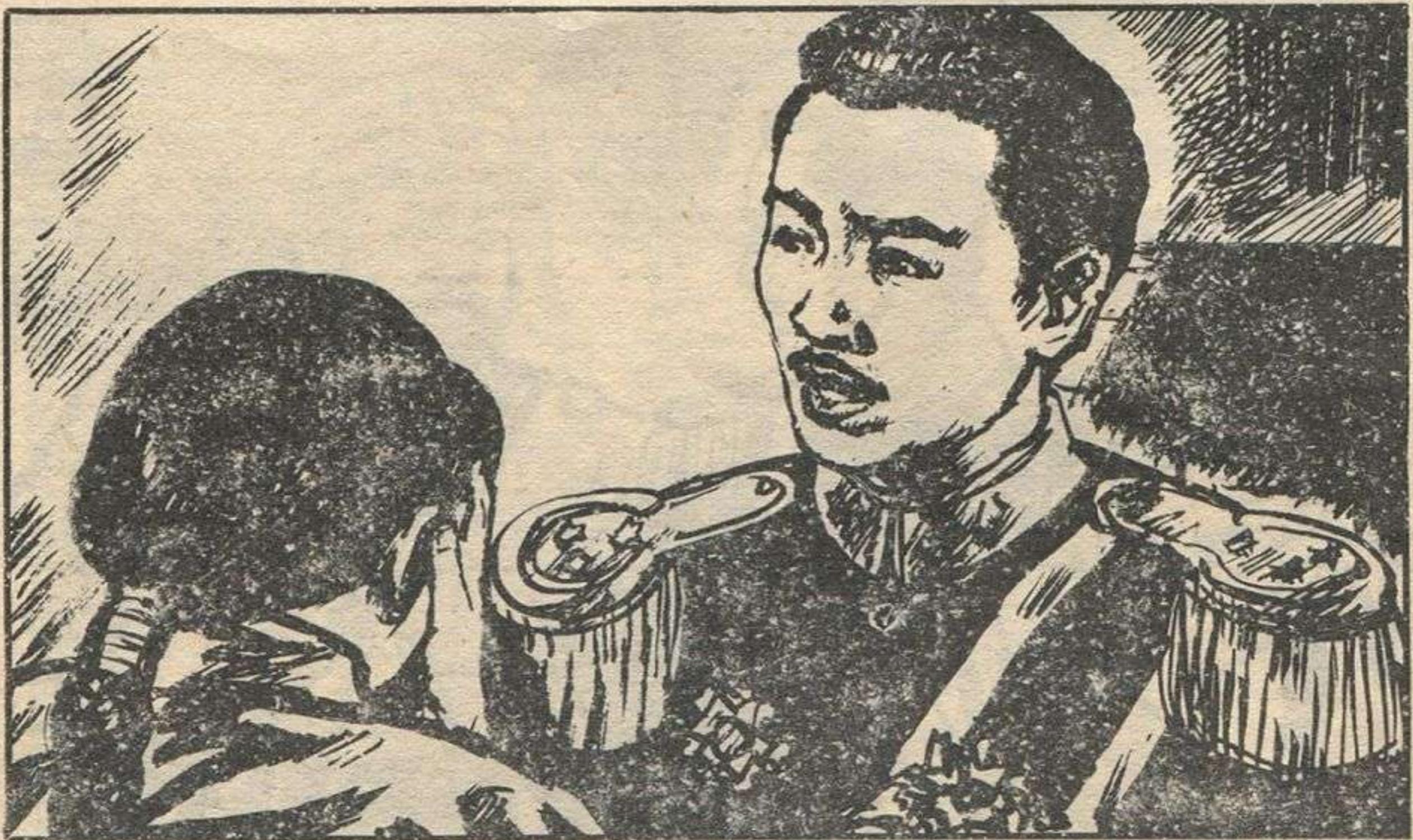
86 薛医官还是平静地说：“当然，你身为总司令，对谁都可以逮捕，甚至枪毙。可是惟独对她，你不能！”张学良哼了一声，气冲冲地说：“笑话，别说一个民妇，就是将军、省长，只要他犯在我手上。”



87 黑姑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声泪俱下地给张学良跪下道：“请少帅赏给民妇一颗子弹吧，这是成全我，让我们夫妻一起死在少帅的枪下……”张学良心里一震：“你是谁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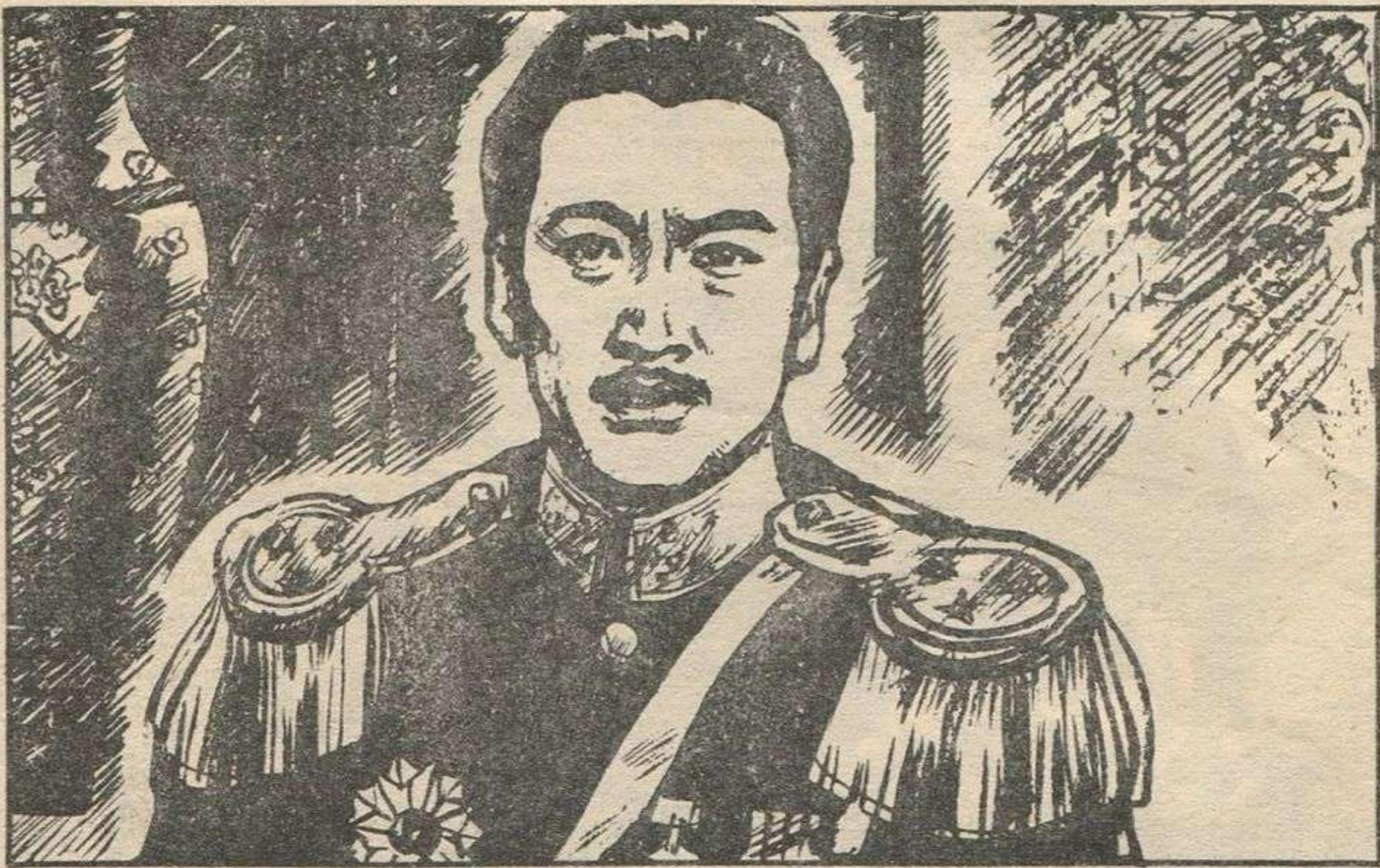
88 薛医官十分激动地说：“她，她就是化装到前线，舍身救你出虎口的姜树礼壮士的妻子。”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这黑姑娘即是姜夫人，痛悔地上前一记长跪，说：“夫人，请恕学良不识之罪。”



89 黑姑娘连忙把张学良搀扶起来。张学良说：“姜夫人，树礼兄为我献出了生命，他一腔忠义学良永生不忘，姜兄的父母即我的父母，我要把老人接进府下安享晚年……”黑姑娘听到这里，一下子伏在沙发上大哭起来。



90 这一哭，倒把张学良哭愣了。他不解地问道：“夫人，你？”一直默默流泪的张占魁，心情沉痛地说：“少帅，刚才她唱的就是她家的亲身遭遇……”



91 张学良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似的，痛恨已极。他怒吼道：“啊？我恩人的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了？……”



92 黑姑娘又痛切地说：“树礼临送信的头一天晚上，他知道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，就悄悄跑回家来跟家里人告别……



93 “他悄悄对我说：‘这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，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，你就替我在老人面前尽孝吧。’听他这么一说，当时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


94 “接着，他跪在父母面前，请两位老人多多保重。妈妈流着泪，双手抚摸着即将远行的树礼说：‘孩子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哪？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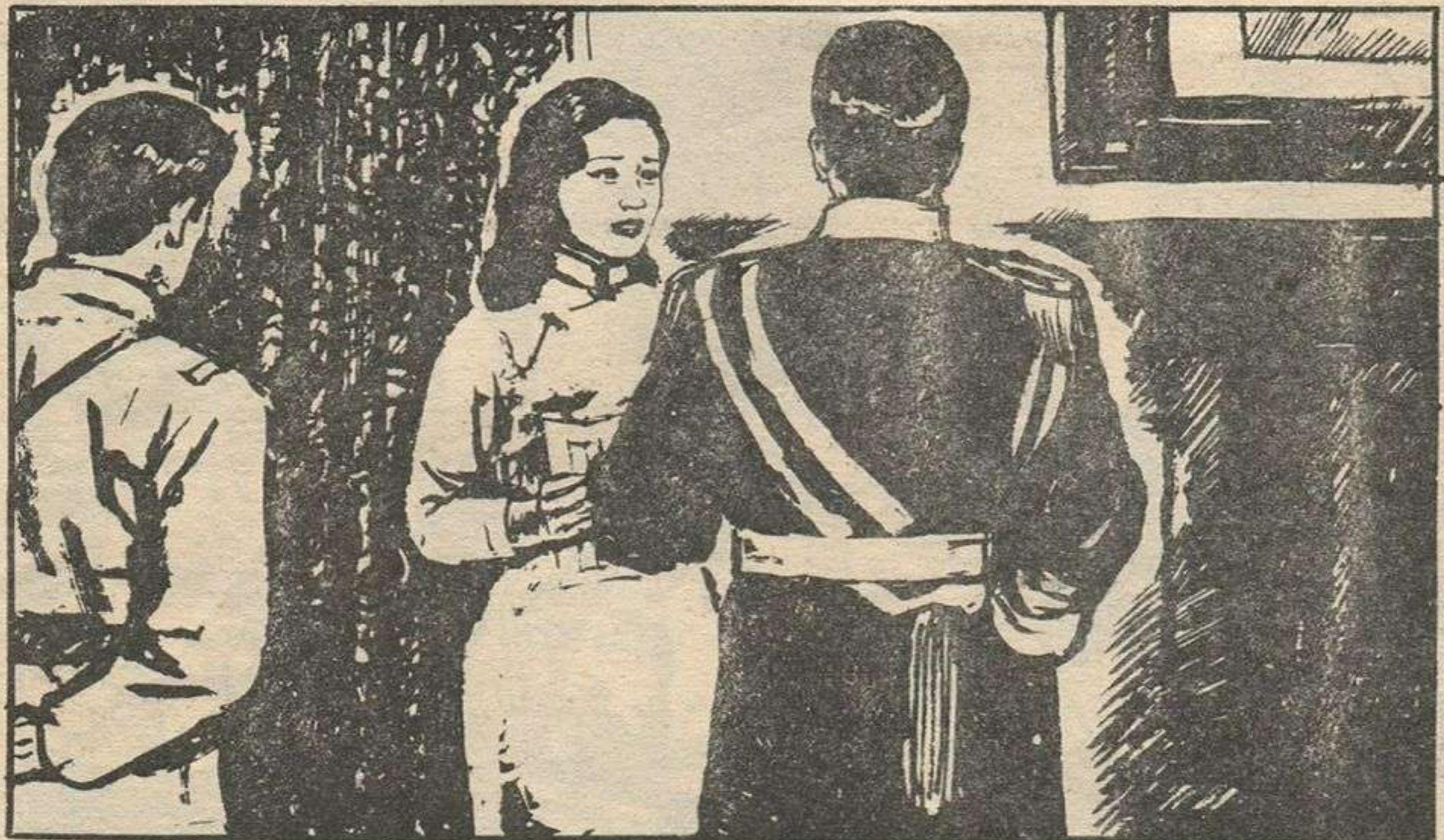
95 “树礼他流着泪，喊着‘妈妈’，他要妈妈放心，等办完了事，马上就回来。就这样我就送他上路了。



96 “自他走后，老人就盼呀盼，谁知树礼的尸骨未寒，老人又遭日本人……”黑姑娘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痛哭失声。薛医官激愤地说：“汉卿，不能再让日本人在咱们国土上横行霸道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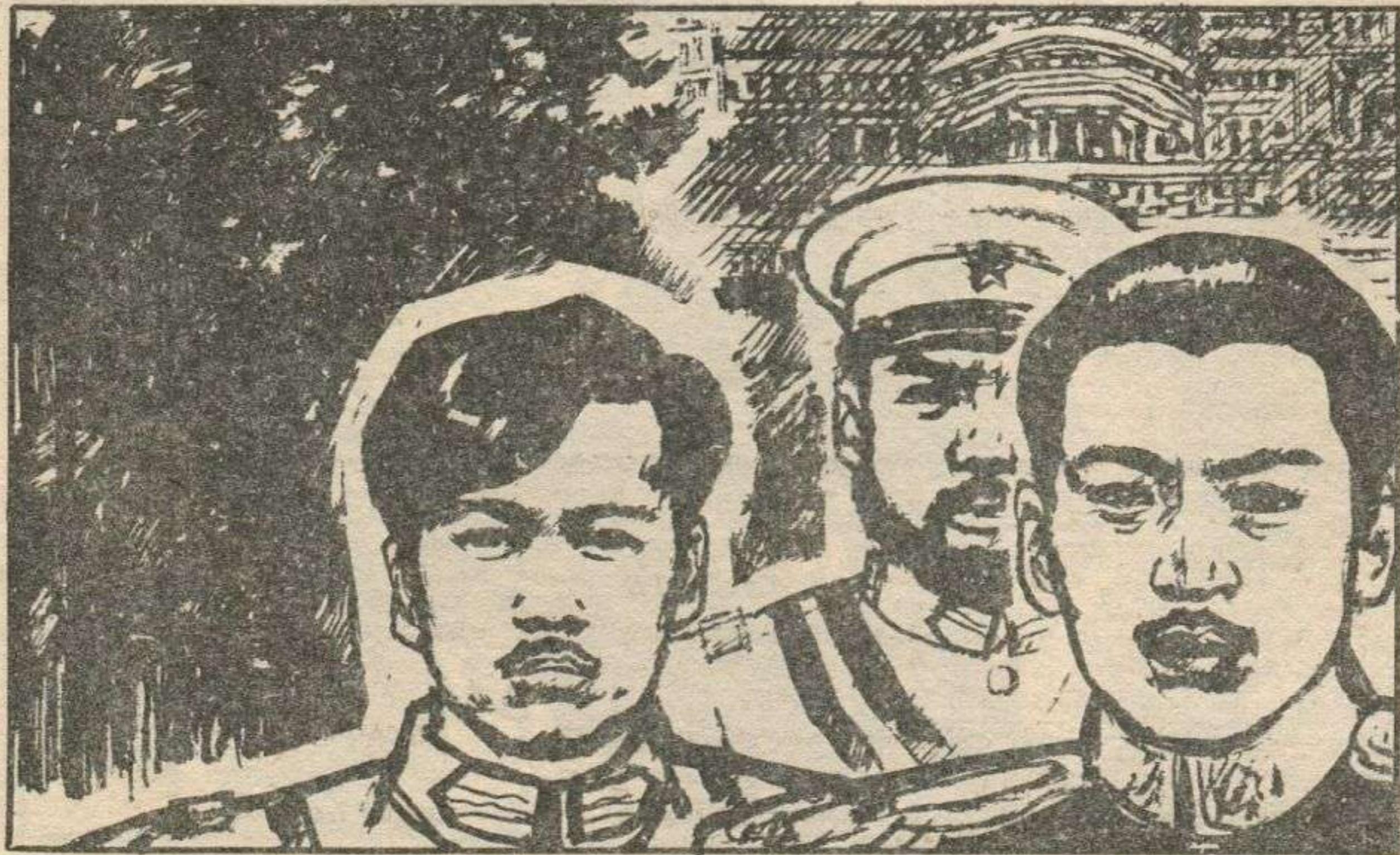
97 张学良百感交集地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我何尝不想如此啊！受人宰割，遭人凌辱，可又有办法呢？我们贫穷、孱弱、腐败、落后，要办成一件事比登天还难……”



98 张学良命张占魁把黑姑娘带去夫人那里好好照看后，本想安静一会儿，不想赵媞又撞进门来，说：“汉卿，林久总领事说，明天履行贷款条件是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内地的居住权。”



99 张学良一惊：“什么？”他接过文件看过后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六千万贷款换一项主权……”他大笑一声，把文件撕得粉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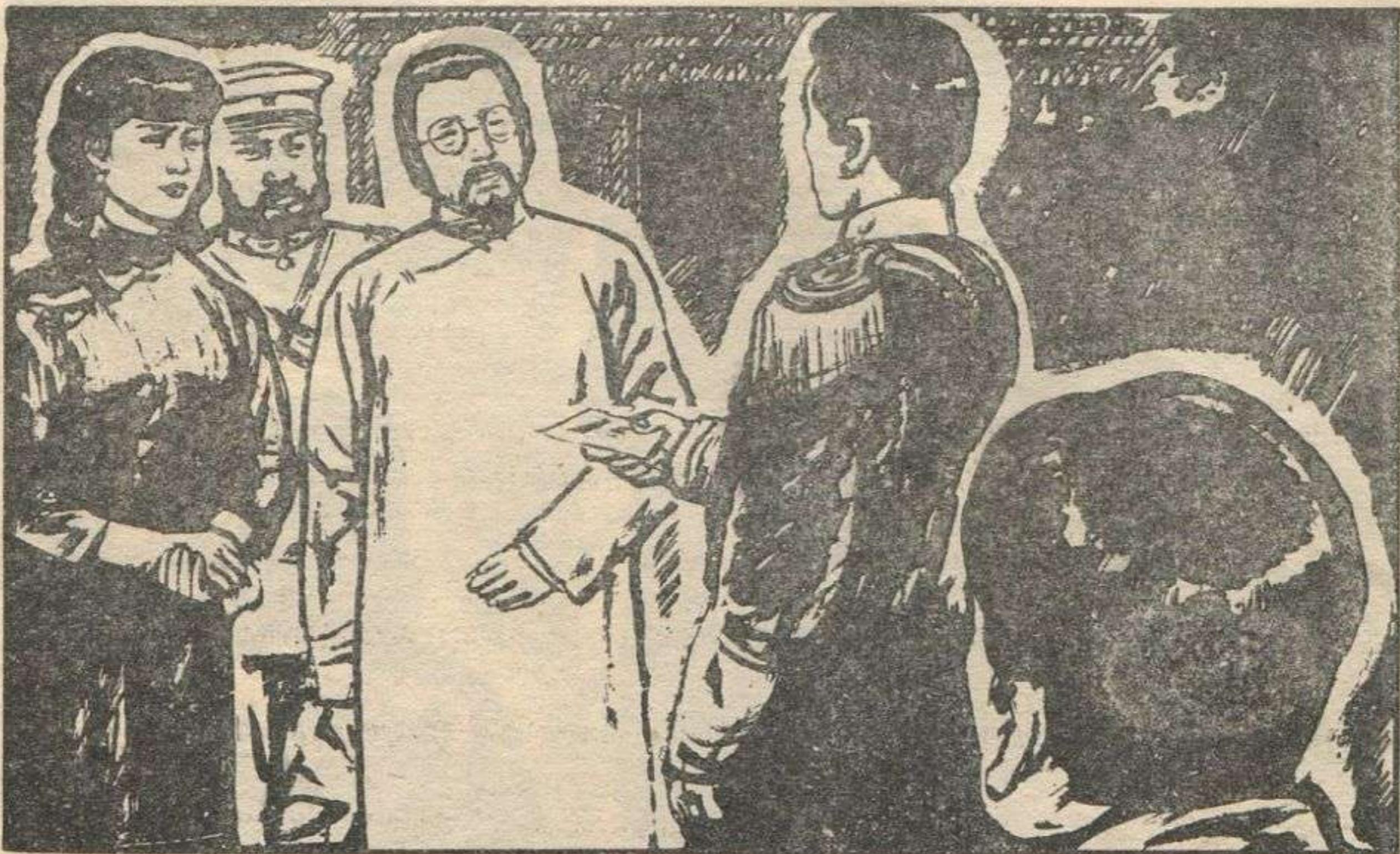
100 舞厅里的靡靡之音，不时地飘进他的耳里，这使他的心情更加烦闷。他随同薛医官又来到后花园，这里晚风温柔，气候爽人，他不断地思索着，今后该怎么办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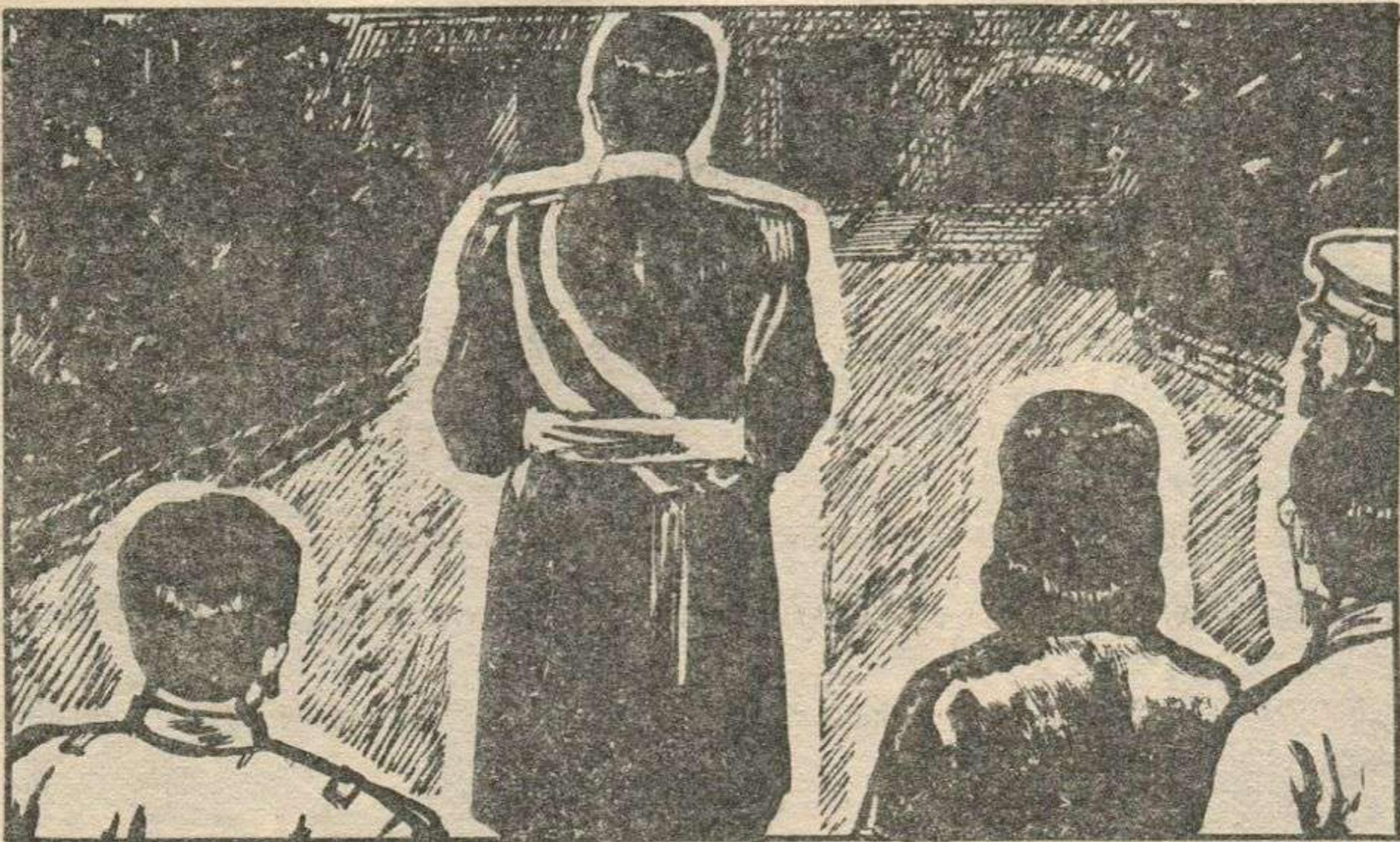
101 可是一事未了一波又起，忽然于凤至走来，向他俩说：“刚才接到消息，黄蕙小姐在铁路工人宿舍开会的时候，突然被闯进来的日本人抓走了。”



102 薛医官一愣，刚要说什么，张学良怒不可遏地命令时时跟随他身旁的张占魁：“快去请秘书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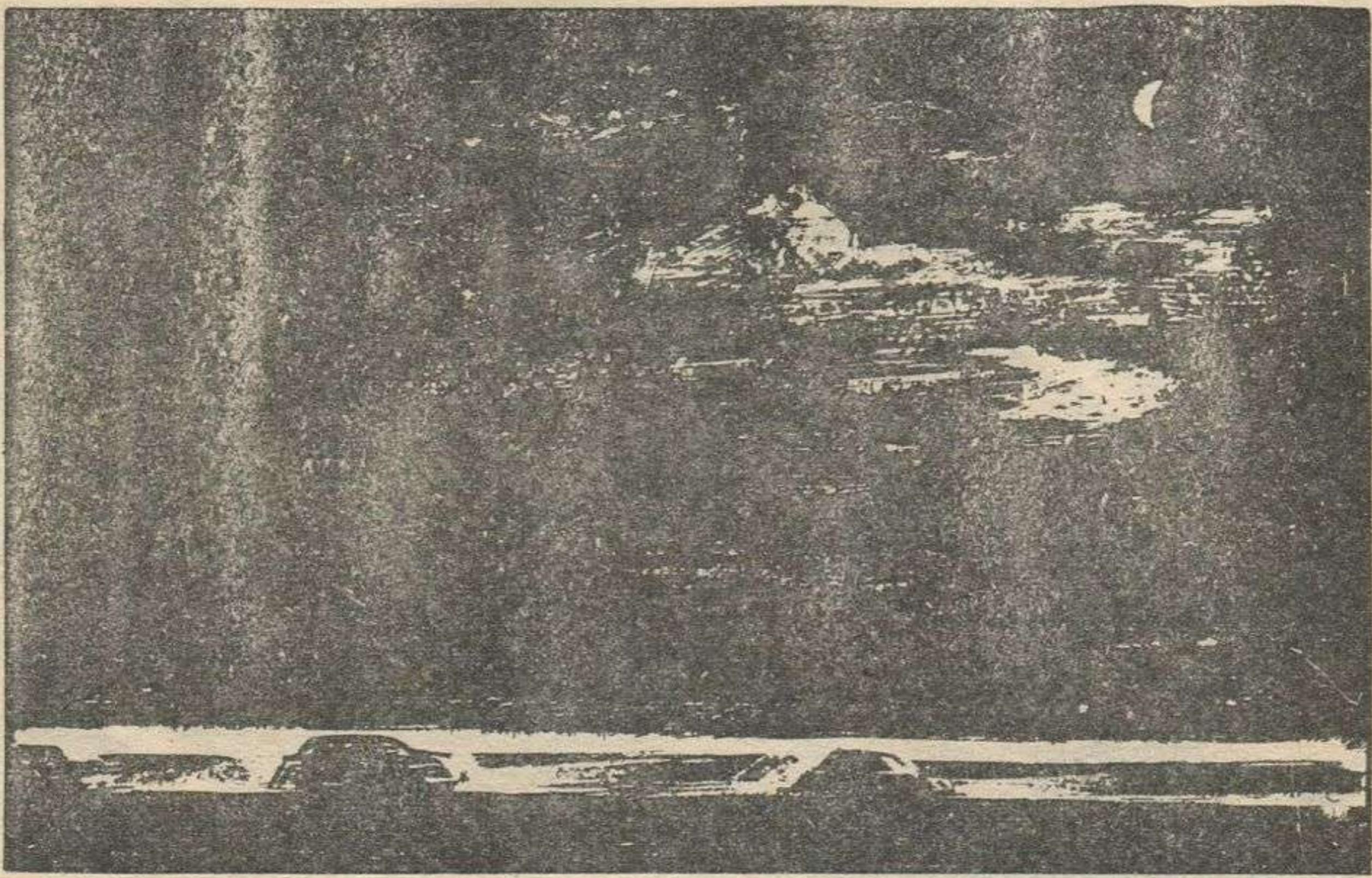
103 方世靖不知发生了啥事，匆匆赶来后，张学良仍余怒未消地说：“老方，拿我的名片，到日本守备队那里去要人。”方世靖这才知道黄蕙已被抓。



104 下一步怎么办？张学良面对着日本的威胁、南京的利诱，又深深地陷入了沉思。周围的人们，谁也不敢惊动他、打扰他。在这良宵美景，在这喧闹的帅府里，只有这里寂静无声。



105 突然，他一转身，面向大家，用毅然决然的口吻命令张占魁：“备车。”方世靖不知他要干什么？忙小声问道：“少帅，这么晚了，上哪去？”张学良说：“南京代表的驻处。”



106 星空下，几辆轿车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南京代表的驻处飞驰而去。至于谈判如何，请看第五册《除奸易帜》。

我最爱连环画 扫描制作

歧路徘徊

—少帅传奇之四

柏石山 改编
伊言 绘画

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文字编辑：刘 锋

美术编辑：张 力

辽宁省新华书店 发行
沈阳五纬印刷厂 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： 11
16

印数：1—768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7151·0083 定价：0.26元